



惠僑英文中學

中國語文科中五級

名篇佳作選讀

姓名：\_\_\_\_\_

班別：\_\_\_\_\_

學號：\_\_\_\_\_

## 目錄

1. 白光(單元九延伸閱讀) . . . . . 魯迅／03
2. 論毅力(單元十二延伸閱讀) . . . . . 梁啟超／07
3. 人類的語言 . . . . . 呂叔湘／08
4. 走進春天的懷裏 . . . . . 司馬中原／09
5. 聽潮 . . . . . 魯彥／11
6. 讀書四法 . . . . . 汪以群／13
7. 進學解 . . . . . 韓愈／15
8. 月跡 . . . . . 賈平凹／17
9. 承教小記·盆栽 . . . . . 小思／19
10. 你對學業抱怎樣的態度? . . . . . 孫天倫／20
11. 最後一片葉子 . . . . . 歐、亨利／21
12. 窗 . . . . . 錢鍾書／26
13. 打錯了 . . . . . 劉以鬯／28
14. 一個人在途上 . . . . . 郁達夫／30
15. 家 . . . . . 龍應台／34
16. 記憶像鐵軌一樣長 . . . . . 余光中／36
17. 丈夫 . . . . . 沈從文／41
18. 父親的玳瑁 . . . . . 魯彥／51
19. 家具與家人 . . . . . 葉輝／55
20. 漸 . . . . . 豐子愷／56
21. 藥 . . . . . 魯迅／58

22. 樹猶如此—紀念亡友王國祥君 . . . . . 白先勇／63

中五中國語文  
延伸閱讀 篇章(一)  
單元九 人生順逆

白光——魯迅

陳士成看過縣考的榜，回到家裡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了。他去得本很早，一見榜，便先在這上面尋陳字。陳字也不少，似乎也都爭先恐後的跳進他眼睛裡來，然而接著的卻全不是士成這兩個字。他於是重新再在十二張榜的圓圖<sup>1</sup>裡細細地搜尋，看的人全已散盡了，而陳士成在榜上終於沒有見，單站在試院的照壁的面前。

涼風雖然拂拂的吹動他斑白的短髮，初冬的太陽卻還是很溫和的來曬他。但他似乎被太陽曬得頭暈了，臉色愈加變成灰白，從勞乏的紅腫的兩眼裡，發出古怪的閃光。這時他其實早已不看到甚麼牆上的榜文了，只見有許多烏黑的圓圈，在眼前泛泛的遊走。

雋<sup>2</sup>了秀才，上省去鄉試，一徑聯捷上去，……紳士們既然千方百計的來攀親，人們又都像看見神明似的敬畏，深悔先前的輕薄，發昏，……趕走了租住在自己破宅門裡的雜姓<sup>3</sup>——那是不勞說趕，自己就搬的，——屋宇全新了，門口是旗竿和扁額，……要清高可以做京官<sup>4</sup>，否則不如謀外放<sup>5</sup>。……他平日安排停當<sup>6</sup>的前程，這時候又像受潮的糖塔<sup>7</sup>一般，剎時倒塌，只剩下一堆碎

片了。他不自覺的旋轉了覺得渙散<sup>8</sup>了身軀，惘惘的走向歸家的路。

他剛到自己的房門口，七個學童便一齊放開喉嚨，吱的念起書來。他大吃一驚，耳朵邊似乎敲了一聲磬，只見七個頭拖了小辮子在眼前幌，幌得滿房，黑圈子也夾著跳舞。他坐下了，他們送上晚課來，臉上都顯出小覷，他的神色。

「回去罷。」他遲疑了片時，這才悲慘的說。  
他們胡亂的包了書包，挾著，一溜煙跑走了。

陳士成還看見許多小頭夾著黑圓圈在眼前跳舞，有時雜亂，有時也擺成異樣的陣圖，然而漸漸的減少了，模糊了。

「這回又完了！」

他大吃一驚，直跳起來，分明就在耳邊的話，回過頭去卻並沒有甚麼人，仿佛又聽得噹的敲了一聲磬，自己的嘴也說道：

「這回又完了！」

他忽而舉起一隻手來，屈指計數著想，十一，十三回，連今年是十六回，竟沒有一個考官懂得文章，有眼無珠，也是可憐的事，便不由嘻嘻的失了笑。然而他憤然了，驀地從書包布底下抽出謄真的制藝和試帖<sup>10</sup>來，拿著往外走，剛近房門，卻看見滿眼都明亮，連一群雞也正在笑他，便禁不住心頭突突的狂跳，只好縮回裡面了。

他又就了坐，眼光格外的閃爍；他目睹著許多東西，然而很模糊，——是倒塌了的糖塔一般的前程躺在他面前，這前程又只是廣大起來，阻住了他的一切路。

別家的炊煙早消歇了，碗筷也洗過了，而陳士成還不去做飯。寓在這裡的雜姓是知道老例的，凡遇到縣考的年頭，看見放榜後的這樣的眼光，不如及早關了門，不要多管事。最先就絕了人聲，接著是陸續的熄了燈火，獨有月亮，卻緩緩的出現在寒夜的空中。

空中青碧到如一片海，略有些浮雲，仿佛有誰將粉筆洗在筆洗裡似的搖曳。月亮對著陳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來，當初也不過像是一面新磨的鐵鏡罷了，而這鏡卻詭祕<sup>11</sup>的照透了陳士成的全身，就在他身上映出鐵的月亮的影。

他還在房外的院子裡徘徊，眼裡頗清靜了，四近也寂靜。但這寂靜忽又無端的紛擾起來，他耳邊又確鑿聽到急促的低聲說：

「左彎右彎……」

他聳然<sup>12</sup>了，傾耳聽時，那聲音卻又提高的復述道：

「右彎！」

他記得了。這院子，是他家還未如此雕零<sup>13</sup>的時候，一到夏天的夜間，夜夜和他的祖母在此納涼<sup>14</sup>的院子。那時他不過十歲有零的孩子，躺在竹榻上，祖母便坐在榻旁邊，講給他有趣的故

事聽。伊<sup>15</sup>說是曾經聽得伊的祖母說，陳氏的祖宗是巨富的，這屋子便是祖基，祖宗埋著無數的銀子，有福氣的子孫一定會得到的罷，然而至今還沒有現。至於處所，那是藏在一個謎語的中間：

「左彎右彎，前走後走，量金量銀不論斗。」

對於這謎語，陳士成便在平時，本也常常暗地裡加以揣測的，可惜大抵<sup>16</sup>剛以為可以通，卻又立刻覺得不合了。有一回，他確有把握，知道這是在租給唐家的房底下的了，然而總沒有前去發掘的勇氣；過了幾時，可又覺得太不相像了。至於他自己房子裡的幾個掘過的舊痕跡，那卻全是先前幾回下第<sup>17</sup>以後的發了怔忡<sup>18</sup>的舉動，後來自己一看到，也還感到慚愧而且羞人。

但今天鐵的光罩住了陳士成，又軟軟的來勸他了，他或者偶一遲疑，便給他正經的證明，又加上陰森的催逼，使他不得不又向自己的房裡轉過眼光去。

白光如一柄白團扇，搖搖擺擺的閃起在他房裡了。

「也終於在這裡！」

他說著，獅子似的趕快走進那房裡去，但跨進裡面的時候，便不見了白光的影蹤，只有莽蒼蒼<sup>19</sup>的一間舊房，和幾個破書桌都沒在昏暗裡。他爽然<sup>20</sup>的站著，慢慢的再定睛，然而白光卻分明的又起來了，這回更廣大，比硫黃火更白淨，比朝霧更霏微<sup>21</sup>，

而且便在靠東牆的一張書桌下。

陳士成獅子似的奔到門後邊，伸手去摸鋤頭，撞著一條黑影。他不知怎的有些怕了，張惶的點了燈，看鋤頭無非倚著。他移開桌子，用鋤頭一氣掘起四塊大方磚，蹲身一看，照例是黃澄澄的細沙，揷<sup>22</sup>了袖扒開細沙，便露出下面的黑土來。他極小心的，幽靜的，一鋤一鋤往下掘，然而深夜究竟太寂靜了，尖鐵觸土的聲音，總是鈍重的不肯瞞人的發響。

土坑深到二尺多了，並不見有甕口，陳士成正心焦，一聲脆響，頗震得手腕痛，鋤尖碰到甚麼堅硬的東西了；他急忙拋下鋤頭，摸索著看時，一塊大方磚在下面。他的心抖得很利害，聚精會神的挖起那方磚來，下面也滿是先前一樣的黑土，扒鬆了許多土，下面似乎還無窮。但忽而又觸著堅硬的小東西了，圓的，大約是一個鏽銅錢；此外也還有幾片破碎的磁片。

陳士成心裡仿佛覺得空虛了，渾身流汗，急躁的只扒搔；這其間，心在空中一抖動，又觸著一種古怪的小東西了，這似乎約略有些馬掌形的，但觸手很鬆脆。他又聚精會神的挖起那東西來，謹慎的撮著，就燈光下仔細看時，那東西斑斑剝剝的像是爛骨頭，上面還帶著一排零落不全的牙齒。他已經悟到這許是下巴骨了，而那下巴骨也便在他手裡索索的動彈起來，而且笑吟吟的顯出笑影，終於聽得他開口道：

「這回又完了！」

他栗然<sup>23</sup>的發了大冷，同時也放了手，下巴骨輕飄飄的回到坑底裡不多久，他也就逃到院子裡了。他偷看房裡面，燈火如此輝煌，下巴骨如此嘲笑，異乎尋常的怕人，便再不敢向那邊看。他躲在遠處的簷下的陰影裡，覺得較為安全了；但在這平安中，忽而耳朵邊又聽得竊竊的低聲說：

「這裡沒有……到山裡去……」

陳士成似乎記得白天在街上也曾聽得有人說這種話，他不待再聽完，已經恍然大悟了。他突然仰面向天，月亮已向西高峰這方面隱去，遠想離城三十五里的西高峰正在眼前，朝笏<sup>24</sup>一般黑魘魘的挺立著，周圍便放出浩大閃爍的白光來。

而且這白光又遠遠的就在前面了。

「是的，到山裡去！」

他決定的想，慘然的奔出去了。幾回的開門之後，門裡面便再不聞一些聲息。燈火結了大燈花照著空屋和坑洞，畢畢剝剝的炸了幾聲之後，便漸漸的縮小以至於無有，那是殘油已經燒盡了。

「開城門來——」

含著大希望的恐怖的悲聲，遊絲似的在西關門前的黎明中，

戰戰兢兢<sup>25</sup>的叫喊。

第二天的日中，有人在離西門十五里的萬流湖裡看見一個浮屍，當即傳揚開去，終於傳到地保<sup>26</sup>的耳朵裡了，便叫鄉下人撈將上來。那是一個男屍，五十多歲，「身中面白無鬚」，渾身也沒有甚麼衣褲。或者說這就是陳士成。但鄰居懶得去看，也並無屍親認領，於是經縣委員相驗之後，便由地保埋了。至於死因，那當然是沒有問題的，剝取死屍的衣服本來是常有的事，夠不上疑心到謀害去；而且仵作<sup>27</sup>也證明是生前的落水，因為他確鑿曾在水底裡掙命，所以十個指甲裡都滿嵌著河底泥。

- 1 圓圖：科舉時代縣考初試公佈的名榜，也叫圖榜。一般不計名次。為了便於計算，將每五十名考取者的姓名寫成一個圓圖；開始一名以較大的字提高寫，其次沿時針方向自右至左寫去。
- 2 雋：這裡指中選。
- 3 外放：委派為地方官。
- 4 停當：齊備、妥當。
- 5 糖塔：指祭祀中一項很重要的供品，是用融化的白糖塑成各種立體造型。
- 6 小覷：看，瞧。覷，【粵音】翠 ceoi3，【國音】qù。
- 7 制藝和試帖：科舉考試規定的公式化的詩文。

- 8 詭祕：(行為、態度等)隱祕不易捉摸。
- 9 聳然：形容驚懼的樣子。聳，【粵音】宋的陰上聲 sung2，【國音】sōng。
- 10 雕零：衰落。
- 11 納涼：乘涼。
- 12 伊：人稱代詞，他或者她。五四運動前後，有的文學作品中用「伊」專指女性。這裡指祖母。
- 13 大抵：大概。
- 14 下第：科舉時代考試不中者稱下第，又稱落第。
- 15 怔忡：心悸。
- 16 莽蒼蒼：迷茫。莽，【粵音】網 mong5，【國音】māng。
- 17 爽然：茫然無主見的樣子。
- 18 霏微：霧氣、細雨等瀰漫的樣子。
- 19 揎：捋袖子露出手臂。揎，【粵音】宣 syun1，【國音】xuān。
- 20 慄然：戰慄的樣子。慄，【粵音】律 leot6，【國音】lì。
- 21 朝笏：古代臣子朝見皇帝時所執狹長而稍彎的手板，按品級不同，分別用玉、象牙或竹製成，將要奏的事書記其上，以免遺忘。笏，【粵音】忽 fat1，【國音】hù。
- 22 戰戰兢兢：形容因害怕而微微發抖的樣子。兢，【粵音】經 ging1，【國音】jīng。
- 23 地保：清朝和民國初年在地方上為官府辦差的人。
- 24 仵作：舊時官府中檢驗命案死屍的人。仵，【粵音】五 ng5，【國音】wū。

中五中國語文  
延伸閱讀 篇章(二)  
單元十二 理性思考的藝術

論毅力——梁啟超

天下古今成敗之林，若是其莽然<sup>1</sup>不一途也。要其何以成，何以敗？曰：有毅力者成，反是者敗。

蓋人生歷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順境亦居十三四，而逆境又常相間以迭乘<sup>2</sup>。無論事之大小，必有數次乃至十數次之阻力，其阻力雖或大或小，而要之必無可逃避者也。其在志力薄弱之士，始固曰吾欲云云<sup>3</sup>，其意以為天下事固易也，及驟嘗焉而阻力猝來，頹然<sup>4</sup>喪矣；其次弱者，乘一時之意氣，透過此第一關，遇再挫而退；稍強者，遇三四挫而退；更稍強者，遇五六挫而退；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難，非至強之人，未有能善於其終者也<sup>5</sup>。

夫苟<sup>6</sup>其挫而不退矣，則小逆之後，必有小順。大逆之後，必有大順。盤根錯節<sup>7</sup>之既經，而隨有應刃而解之一日。旁觀者徒豔羨其功之成，以為是殆<sup>8</sup>幸運兒，而天有以寵彼也，又以為我蹇於遭逢<sup>9</sup>，故所就不彼若也。庸詎<sup>10</sup>知所謂蹇焉、幸焉者，皆彼與我之相同，而其能征服此蹇焉，利用此幸焉與否，即彼成我敗所由判也。更譬諸操舟，如以兼旬之期<sup>11</sup>，行千里之地者，其間風潮

之或順或逆，常相參伍<sup>12</sup>。分彼以堅苦忍耐之力，冒其逆而突過之，而後得從容以進度其順。我則或一日而返焉，或二三日而返焉，或五六日而返焉，故彼岸終不可達也。

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復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有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sup>13</sup>，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成敗之數，視此而已。

- 1 莽然：廣大眾多的樣子。
- 2 迭乘：交替出現。迭，【粵音】秩 dit6，【國音】dié。
- 3 始固曰吾欲云云：開始的時候一定會說我想要如何如何。
- 4 頹然：形容敗興的樣子。
- 5 非至強之人，未有能善於其終者也：不是極其堅強的人，就沒有能夠善於達到它的終點的。
- 6 苟：如果。
- 7 盤根錯節：樹根纏繞，木節交錯。比喻事情複雜，不易解決。
- 8 殆：大概，幾乎。殆，【粵音】怠 toi5，【國音】dài。
- 9 蹇於遭逢：遭遇不順利。蹇，【粵音】見的陰上聲 gin2，【國音】jiǎn。
- 10 庸詎：豈，表示反問，怎麼。詎，【粵音】具 geoi6，【國音】jù。
- 11 如以兼旬之期：如果用二十天的時間。兼旬，兩旬，二十天。

## 中五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三)

### 人類的語言——呂叔湘

語言，也就是說話，好像是極其稀鬆平常的事兒。可是仔細想想，實在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正是因為說話跟吃飯、走路一樣的平常，人們才不去想它究竟是怎麼回事兒。其實這三件事兒都是極不平常的，都是使人類不同於別的高等動物的特徵。別的動物都吃生的，只有人類會燒熟了吃。別的動物，除了天上飛的和水中游的，走路都是讓身體跟地面平行，有幾條腿使幾條腿，只有人類直起身子來用兩條腿走路，把上肢解放出來幹別的、更重要的活兒。同樣，別的動物的嘴只會吃東西，人類的嘴除了吃東西還會說話。

記得在小學裏讀書的時候，班上有一位「能文」的大師兄，在一篇作文的開頭寫下這麼兩句：「鸚鵡能言，不離於禽；猩猩能言，不離於獸<sup>1</sup>。」我們看了都非常佩服。後來知道這兩句話是有來歷的，只是字句有些出入。又過了若干年，才知道這兩句話都有問題。鸚鵡能學人說話，可只是作為現成的公式來說，不會加以變化(所以我們管人云亦云的說話叫「鸚鵡學舌」)。只有人們的說話是從具體情況(包括外界情況和本人意圖)出發，情況一變，話也跟著變。至於猩猩，根據西方學者拿黑猩猩做試驗的結果，

牠們能學會極其有限的一點符號語言，可是學不會把它變成有聲語言。人類語言之所以能夠「隨機應變」，在於一方面能夠把語音分析成若干音素<sup>2</sup>(當然是不自覺地)，又把這些音素組合成音節，再把音節連綴起來，——音素數目有限，各種語言一般都只有幾十個音素，可是組成音節就可以成百上千，再組成雙音節、三音節，就能有幾十萬、幾百萬。另一方面，人們又能分析外界事物及其變化，形成無數的「意念」，一一配以語音，然後綜合運用，表達各種複雜的意思。一句話，人類語言的特點就在於能用變化無窮的語音，表達變化無窮的意義。這是任何其他動物辦不到的。

人類語言採用聲音作為手段，而不採用手勢或圖畫，也不是偶然的。人類的視覺最發達，可是語言訴之於聽覺。這是因為一切倚賴視覺的手段，要發揮作用，離不開光線，夜裏不成，黑暗的地方或者有障礙物的地方也不成，聲音則白天黑夜都可以發揮作用，也不容易受阻礙。手勢之類，距離大了看不清，聲音的有效距離大得多。打手勢或者畫畫兒要用手，手就不能同時做別的事，說話用嘴，可以一邊兒說話，一邊兒勞動。論快慢，打手勢趕不上說話，畫畫兒更趕不上。聲音唯一不如形象的地方在於缺乏穩定性和持久性，但在原始社會的交際情況下，這方面的要求是次要的，是可以圖形來補充的。總之，正是由於採用了嘴裏的聲音作為手段，人類語言才得到前程萬里的發展。



## 中五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四)

### 走進春天的懷裏——司馬中原

頭一次看見駱駝是在五歲。那是軍隊帶來的，一共有五六隻，也許沙漠裏的動物，不適應濱海和平原地區的季候吧？我看見牠們的時候，又正是駱駝褪毛的季節，一塊一塊將褪落的毛，掛在身上，遠看像落魄的窮漢，穿著破衣在路上顛躓<sup>1</sup>著；牠們很憔悴，又怪又醜，給我極深刻的記憶，那些經過我家鄉的駱駝，不久便離開了；牠們頸下的銅鈴，搖響在暮春沈澀的大氣裏，像是一首微帶難以理解的淒涼的歌；那聲音，曾在無數個夜晚，伴隨過我童年的遠夢。

後來，大的戰亂來了，使無數安守家宅的人流離道途，破衣在沙風裏飛舞，饑餓、疲困、喪家失子的慘痛，把人們變成苦忍的駱駝，在無盡的長路上跋涉著；等到看慣了戰亂中的人臉，反而修正了我早期的印象，覺得那些駱駝並沒有那麼怪、那麼醜，牠們比人更能默默的忍耐，更能吞飲一切的痛苦。

迎著沙風朝西走。在深濃的夜幕中，宏大的原野上，我走著，心裏搖響著駝鈴聲，幻想自己成為一隻駱駝，忍著饑、忍著渴、忍著苦。早時聽老人們講故事，講古老時刻，女媧娘娘煉彩石，補荒天，補到後來，石頭不夠了，只好讓西北角那塊天荒著，地

廣、人稀，又多大漠，而那裏卻是駱駝的家鄉。

在風雨霜雪的路上，我想念過駱駝；在饑餓乾渴中，我想念過駱駝；當腳底起了流漿水泡，走路像針刺的時刻，我忍住淚，更想念那些負重的駝群了。如果有一天，我真能走到駱駝們生長的家鄉，我真會誠心誠意的和牠們做朋友呢。

但我一直沒有機會進入想像中的沙漠，偶爾見到幾隻駱駝，也都是寂寞的流浪者，為那個時代默默的負重奔走。後來轉到南方連一隻駱駝也難見了；覺得自己已經變成一隻駱駝，在人生的道路上，默默行走多年了。這不只是一種空無的幻覺；我曾在長途的饑渴中，咀嚼<sup>2</sup>自己蓬勃的、嫩草般的青春；當我在深夜的燈前，打開稿箋<sup>3</sup>，讓我的精神在格子上一步步行走時，人世便變為廣闊無涯的瀚海<sup>4</sup>，永遠也走不到邊了。

我多麼希望我的作品，響成一片叮噠的駝鈴，除了安慰我半生行走的寂寞，也能為在人生旅程上行走的人們，帶來一絲溫藉<sup>5</sup>和盼望呢？從純美的感情世界裏走出來，從沉重的、依鄉戀土的情懷裏走出來，從一長串戰亂的時光裏走出來，臨波顧影，已兩鬢星霜了。我真的是一隻憔悴<sup>6</sup>的駱駝，日以繼夜的走著，走著，年輕的孩子看我，就像我童年看駱駝一樣，怕是又老、又醜、又怪吧？但道路給我智慧和耐力，使我不呻吟、不叫喊、不頹喪，儘管已再沒有大把的青春讓我咀嚼了，我還會走下去的，只要蒼

天給我呼吸，我就拼命的前進，每走一步，我筆下便會揚起一串駝鈴的叮噠。

一群走過中國大地的駱駝，竟然影響了我一輩子，使我一生行跡，像駱駝行走在沙漠上一樣，處處都有饑餓寒冷，都有風雨霜雪。把歷史的苦難和現實的苦難，都馱負在背脊上，何止我是一匹駱駝呢？中國啊！讓我們都當自己是駱駝，來為這多苦難的民族負重吧，精神上的內在儲藏，就是我們賴以跋涉的駱背駝峰。我們要走過風沙迷眼的荒漠，走過疾風怒號的暗夜，走過冰霜嚴寒的冬季，一直走到春來雨潤的綠洲。

據說駝隊行進時，都讓最老的、熟識道路的、有過無數跋涉經驗的駱駝走在最前面，小的駱駝走在中間，像我這種半老不老，又不強壯的駱駝，只能殿後了。希望先輩的姿影作為引導，年輕一輩的勇銳行姿作為激勵，使我勉力跟上而不落隊，讓我們在駝鈴的交響中，走到春天的懷裏去，飲一飲甘冽的清泉，看一看仙人掌上的黃花，而我們是要走下去的，因為：

我們的前進就是中國的前進！

——七十年六月四日

臺北市

- 1 顛躓：被東西絆倒。這裏用來形容長途跋涉、行走艱難的樣子。躓，【粵音】志；【國音】zhì。
- 2 咀嚼：含在嘴裏細細玩味。【粵音】嘴雀；【國音】jǔ jué。
- 3 箋：這裏指小幅的紙。【粵音】煎；【國音】jiān。
- 4 瀚海：泛指大沙漠。瀚：【粵音】汗；【國音】hàn。
- 5 溫藉：即「慰藉」，安慰。【粵音】瘟席；【國音】wēn jiè。
- 6 憔悴：形容人瘦弱，面色不好看。【粵音】朝粹；【國音】qiáo cuì。

## 中五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五)

### 聽潮——魯彥

一年夏天，我和妻坐著海輪，到了一個有名的島上。

這裏是佛國，全島周圍三十里內，除了七、八家店舖以外，全是寺院。島上設有旅店，每一個寺院都特設了許多房間給香客住宿。而到這裏來的所謂香客，有很多是遊覽觀光的，不全是真正燒香拜佛的香客。

我們就在一個比較幽靜的寺院裏選了一間房住了下來。這是一間靠海灣的樓房，位置已經相當的好，還有一個露台突出在海上，朝晚可以領略海景，盡夠欣幸<sup>1</sup>了。

每天潮來的時候，聽見海浪沖擊岩石的音響，看見空際細雨似的，朝霧似的，暮煙似的飛沫升落；有時它帶著腥氣，帶著鹹味，一直衝進我們的窗櫺，黏在我們的身上，潤溼著房中的一切。

「現在這海就完全屬於我們的了！」當天晚上，我們靠著露台的欄杆，賞鑑海景的時候，妻歡心地呼喊著說。

大海上一片靜寂。在我們的腳下，波浪輕輕吻著岩石，像朦

朧欲睡似的。在平靜的深黯的海面上，月光闢開了一款狹長的明亮的雲汀，閃閃地顫動著，銀鱗一般。遠處燈塔上的紅光鑲在黑暗的空間，像是一顆紅玉。它和那海面的銀光在我們面前揭開了海的神秘——那不是狂暴的不測的可怕的神秘，而是幽靜的和平的愉悅的神秘。我們的腳下仿佛輕鬆起來，平靜地，寬廓地，帶著欣幸與希望，走上了那銀光的路，朝向紅玉的瓊台走了去。

這時候，妻心中的喜悅正和我一樣，我倆一句話都沒有說。

海在我們腳下沉吟著，詩人一般。那聲音仿佛是朦朧的月光和玫瑰的晨霧那樣溫柔；又像是情人的蜜語那樣芳醇；低低地，輕輕地，像微風拂過琴弦；像落花飄在水上。

海睡熟了。

大小的島擁抱著，偎依著，也靜靜地恍惚入了夢鄉。

星星在頭上眨著慵懶的眼瞼<sup>2</sup>，也像要睡了。

許久許久，我倆也像入睡了似的，停止了一切的思念和情緒。

不曉得過了多少時候，遠寺的鐘聲突然驚醒了海的酣夢，它惱怒似地激起波浪的興奮，漸漸向我們腳下的岩石掀過來，發出

汨汨的聲音，像是誰在海底吐著氣，海面的銀光跟著晃動起來，銀龍樣的。接著我們腳下的岩石上就像鈴子、鑊鈸、鐘鼓在奏鳴著，而且聲音愈響愈大起來。

沒有風。海自己醒了，喘著氣，轉側著，打著呵欠，伸著懶腰，抹著眼睛。因為島嶼擋住了它的轉動，它狠狠地用腳踢著，用手推著，用牙咬著。它一刻比一刻興奮，一刻比一刻用勁。岩石也仿佛漸漸戰慄，發出抵抗的嗥叫<sup>3</sup>，擊碎了海的鱗甲，片片飛散。

海終於憤怒了。它咆哮著，猛烈地衝向岸邊襲擊過來，衝進了岩石的罅隙裏，又撥刺著岩石的壁壘。

音響就愈大了。戰鼓聲，金鑼聲，吶喊聲，叫號聲，啼哭聲，馬蹄聲，車輪聲，機翼聲，摻雜在一起，像千軍萬馬混戰了起來。

銀光消失了。海水瘋狂地洶湧著，吞沒了遠近大小的島嶼。它從我們的腳下撲了過來，響雷般地怒吼著，一陣陣地將滿含著血腥的浪花潑濺在我們的身上。

「彥，這裏會塌了！」妻戰慄起來叫著說，「我怕！」

「怕甚麼。這是偉大的樂章！海的美就在這裏。」我說。

退潮的時候，我扶著她走近窗邊，指著海說：「一來一去，來的時候兇猛；去的時候又多麼平靜啊！一樣的美。」

然而她懷疑我的話。她總覺得那是使她恐懼的。但為了我，她仍願意陪著我住在這個危樓。

我喜歡海，溺愛<sup>4</sup>著海，尤其是潮來的時候。因此即使是伴妻一道默坐在房裏，從閉著的窗戶內聽著外面隱約的海潮音，也覺得滿意，算是盡夠欣幸了。

1 欣幸：高興而幸運。

2 眼瞼：眼皮。

3 嗥叫：大聲叫。嗥，【粵音】豪；【國音】háo。

4 溺愛：過分喜愛。

## 中五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六)

### 讀書四法——汪以群

讀書有消遣和研究之分，倘若是後者，便應特別講究讀「法」。

我想根據自己多年的自學體會，介紹四種方法，供大家參考。

其一曰：點線讀書法。所謂「點」，是指書中的各章節；所謂「線」，是指這些章節的內在聯繫。一本新書到手，最好先認真讀「線」，亦即先讀目錄。這樣，就能從總體上把握全書的框架結構，大體了解全書的內容。然後，再讀「點」，即書中的各章各節，並隨時將這些內容串到線上去理解，找出點與點、點與線之間的邏輯聯繫。不去把握各章節之間的邏輯結構，這些知識是零碎雜亂的，無法系統、完整的掌握；但是，如果頭腦裏僅留下一副框架，而沒有具體的內容去充實，就會空洞無物，一片空白。只有把「點」和「線」結合起來讀，才能得其精妙<sup>1</sup>。

其二曰：比較讀書法。對搞學問的人來說，只讀一本書，最容易被人牽著鼻子走。俗話說，「寸有所長，尺有所短」。再高明的大方之家，論著中也難免有疏漏處。若要得到屬於自己的東西而不被人左右，最好的辦法就是比較。研究一種學問，多找幾家論述來看，將各派的見解相互參照對比，辨其優劣得失，從中確立自家之言。有比較才能有鑒別<sup>2</sup>，有鑒別才能有發現有創造。

古今中外不少讀書人的學問，正是在縱橫比較中獲得的。

其三曰：預測讀書法。一本書或一篇好文章，如果題目正好是自己比較熟悉或正在研究的，就不要忙著翻看其內容，而是悉心研究那題目。然後閉目靜思，設想這題目由自己來寫，會分做幾章幾節，組織成怎樣的結構體系，對其中的重要觀點又將從哪些方面入手，組織起哪些材料來加以論述。並且將自己的「設想」寫下來。然後，再拿它與原文對照，看哪些地方不謀而合，哪些地方意見相左，哪些地方自己不得其解。對「不謀而合」處，稍加瀏覽<sup>3</sup>便可作罷。對「意見相左」處，要探究誰正誰誤，誤在哪裏，原因何在。對「不得其解」處，就需要捨得下功夫，不但掌握人家的觀點，還要掌握人家的思路，學習人家的思維方法。這種「預測讀書法」既能取到真「經」，又鍛煉了自己的創造力。

其四曰：存疑讀書法。古人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實為精闢<sup>4</sup>之論。我們讀書，就是要處處「設防」，尤其對那些還沒有被自己或別人證實過的新觀點，更不能輕易相信或隨便放過。要學會從不同角度設疑，看書中的論述能否釋疑。若能，他是怎麼解的；不能，自己便要試著去解。如果二者都做不到，那麼，把這一觀點姑且記下，留待日後再尋答案。不要小看了這「存疑法」，更不要以為讀書留的疑問愈多就愈沒有讀通。一個人讀書時，能提出一個有價值的問題，往往比會背十頁書的收效還大。因為前者是能動的創造，而後者是簡單的記憶。

總之，我們讀書不要把自己僅僅當成一隻「空筐」，光想著多「裝」知識，而要講究發現、創造。只注重積累，積累得再多也不過在別人身後爬行，只有同時也注重創造，才能建立自己的學業大廈。

- 1 精妙：精緻巧妙。
- 2 鑒別：辨別（真假好壞）。
- 3 瀏覽：大略地看（書刊）。
- 4 精闢：（見解、理論）深刻；透徹。

## 中五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七)

韓愈（768—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陽人，郡望昌黎，自稱昌黎韓愈，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卒諡文，世稱「韓文公」。唐代文學家，與柳宗元倡導古文運動。蘇軾稱讚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對後世古文影響深鉅，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著作有《昌黎先生集》。

### 進學解

#### 韓愈

國子先生（韓愈自稱），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嬉戲）。行（德行）成於思，毀於隨（散漫）。方（現在）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完）張，拔去兇邪，登崇（升任）峻（同：俊）良。占（有）小善者率（大多數）以錄，名（稱）一藝者無不庸（通備，雇用）。爬羅（蒐集）剔抉（選擇），刮垢磨光（比喻將人的缺失除去，使其光芒顯現）。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舉）？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主管官署）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完畢）。有笑於列（行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侍奉）先生，於茲有年（有幾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六經，《詩》、《書》、

《禮》、《樂》、《易》、《春秋》)之文，手不停披（翻動）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追求）得（收穫），細大不捐（丟棄）。焚膏油（油燈蠟燭）以繼晷（日影），恆（長久）兀兀（勞苦的樣子）以窮年（一年到頭）：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

觝排（抵制評擊）異端（儒家稱與其不合的學說），攘斥（反對駁斥）佛老。補苴罅漏（補充缺漏，闡揚精微。苴：鞋墊，引申為填塞。），張皇（張大）幽眇。尋墜（失落）緒（原指事業，此指儒家正統。），之茫茫，獨旁（廣泛）搜而遠紹（繼承）。障（防堵）百川（比喻百家之說）而東之（使向東流，比喻歸入儒家），迴（挽轉）狂瀾於既（已經）倒（傾瀉）：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有功勞）矣。

沉浸醲郁（濃厚芬芳的氣息，這裡指儒家經典），含英咀華（含著咀嚼著（經典的）精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向上取法虞夏之書，深遠無窮。姚姒指《尚書》裡的《虞書》、《夏書》）。周誥殷盤（《尚書》裡的文章），佶屈（屈曲）聱牙（不順口）。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形容《左傳》記事詳瞻）。易奇（奇妙）而法（有規則），詩正（思想雅正）而葩（文辭華美）。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大）其中（文章的內容）而肆（放）其外（文章的形式）矣！

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道理），左右俱（全）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完備）矣。

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進退兩難），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指貶謫）南夷。三年博士，冗（閒散）不見治。

命(命運)與仇(敵仇)謀(打交道)，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終)死何裨(補益)？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表疑問)！」

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做)宗(梁)，細木為桷(椽子)。榑(壁柱)櫨(柱上的木)侏儒(梁上的短木)，椳(門樞)闌(門中央所豎的短木)扂(門門之類)楔(門兩旁的長木)，(以上各種木比喻不同的人才)。各得其宜，施(用)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四種名貴的藥材)，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提拔)明選公，雜(一併)進巧拙，紆餘(委曲周備的樣子)為妍(美)，卓犖(超絕貌)為傑(高超)，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

昔者(從前)孟軻好辯，孔道以明(彰顯)。轍(車跡)環天下，卒(最後)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宏。逃讒(讒言)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

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跟者)常途之促促(拘謹的樣子)，窺(看)陳編(舊書)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責罰)，宰臣不見斥(罷官)，茲(這)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如若)商(計較)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

前人(地位在上的人)之瑕疵(毛病)。是所謂詰(責問)匠氏之不以杙(小木)為楹(梁柱)，而訾(批評)醫師以昌陽(藥，用作延長壽命)引年，欲進其豨苓(藥，對延長壽命無用)也。」



## 中五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八)

### 月跡——賈平凹

我們這些孩子，甚麼都覺得新鮮，常常又甚麼都不覺滿足。中秋的夜裏，我們在院子裏盼著月亮，好久卻不見出來，便坐回中堂裏，放了竹窗簾兒悶著，纏奶奶說故事。奶奶是會說故事的，說了一個還要再說一個……奶奶突然說：「月亮進來了！」

我們看時，那竹窗簾兒裏，果然有了月亮，款款地、悄沒聲地溜進來，出現在窗前的穿衣鏡上了：原來月亮是長了腿的，爬著那竹簾格兒，先是一個白道兒，再是半圓，漸漸地爬高了，穿衣鏡上的圓便滿盈了。我們都高興起來，又都屏氣兒不出，生怕那是個塵影兒變的，會一口氣吹跑了呢。月亮還在竹簾兒上爬，那滿圓卻慢慢又虧了，末了，便全沒了蹤跡，只留下一個空鏡，一個失望。奶奶說：「它走了，它是匆匆的；你們快出去尋月吧。」

我們就都跑出門去。它果然就在院子裏，但再也不是那麼一個滿滿的圓了，滿院子的白光，是玉玉的、銀銀的，燈光也沒有這般兒亮的。院子的中央處，是那棵粗粗的桂樹，疏疏的枝，疏疏的葉，桂花還沒有開，卻有了累累的骨朵兒了。我們都走近去，不知道那個滿圓兒去哪兒了，卻疑心這骨朵兒是繁星兒變的；抬頭看著天空，星兒似乎就比平日少了許多。月亮正在頭頂，明顯大多了，也圓多了，清清楚楚看見裏邊有了甚麼東西。

「奶奶，那月上是甚麼呢？」我問。

「是樹，孩子。」奶奶說。

「甚麼樹呢？」

「桂樹。」

我們都面面相覷<sup>1</sup>了，倏忽<sup>2</sup>間，哪兒好像有了一種氣息，就在我們身後裊裊<sup>3</sup>，到了頭髮梢兒上，添了一淡淡的癢癢的感覺；似乎我們已在月裏了，那月桂分明就是我們身後的這一棵了。

奶奶瞧著我們，就笑了：「傻孩子，那裏邊已經有人了呢。」

「誰？」我們都吃驚了。

「嫦娥。」奶奶說。

「嫦娥是誰？」

「一個女子。」

哦，一個女子。我想：月亮裏，地該是銀鋪的，牆該是玉砌的，那麼好個地方，配住的一定是十分漂亮的女子了。

「有三妹漂亮嗎？」

「和三妹一樣漂亮的。」

三妹就樂了：「啊啊，月亮是屬於我的了！」

三妹是我們中最漂亮的，我們都羨慕起來；看著她的狂樣兒，心裏卻有了一股嫉妒。我們便爭執了起來，每個人都說月亮是屬

於自己的。奶奶從屋裏端了一壺甜酒出來，給我們每人倒了一小杯兒，說：「孩子們，瞧瞧你們的酒杯，你們都有一個月亮哩！」

我們都看著那杯酒，果真裏邊就浮起一個小小的月亮的滿圓。捧著，一動不動的，手剛一動，它便酥酥地顫，使人可憐兒的樣子。大家都喝下肚去，月亮就在每一個人的心裏了。

奶奶說：「月亮是每個人的，它並沒走，你們再去找吧。」

我們越發覺得奇了，便在院裏找起來。妙極了，它真沒有走去，我們很快就在葡萄葉兒上，瓷花盆兒上，爺爺的鋤刀兒 4 上發現了。我們來了興趣，竟尋出了院門。

院門外，便是一條小河。河水細細的，卻漫著一大片的淨沙；全沒白日那麼的粗糙，燦燦地閃著銀光。我們從沙灘上跑過去，弟弟剛站到河的上灣，就大呼小叫了：「月亮在這兒！」

妹妹幾乎同時在下灣喊道：「月亮在這兒！」

我兩處去看了，兩處的水裏都有月亮；沿著河沿跑，而且那一處的水裏都有月亮了。我們都看著天上，我突然又在弟弟妹妹的眼睛裏看見了小小的月亮。我想，我的眼睛裏也一定是會有的。噢，月亮竟是這麼多的：只要你願意，它就有了哩。

我們坐在沙灘上，掬 5 著沙兒，瞧那光輝，我說：

「你們說，月亮是個甚麼呢？」

「月亮是我所要的。」弟弟說。

「月亮是個好。」妹妹說。

我同意他們的話。正像奶奶說的那樣：它是屬於我們的，每個人的。我們就又仰起頭來看那天上的月亮，月亮白光光的，在天空上。我突然覺得，我們有了月亮，那無邊無際的天空也是我們的了，那月亮不是我們按在天空上的印章嗎？

大家都覺得滿足了，身子也來了困意，就坐在沙灘上，相依相偎地甜甜地睡了一會兒。

- 1 面面相覷：形容大家因驚懼或無可奈何互相望著，都不說話。覷：看，窺探。【粵音】趣，【國音】qù。
- 2 條忽：忽然。條，【粵音】縮，【國音】shū。
- 3 裊裊：指煙氣繚繞上騰的樣子。【粵音】鳥，【國音】niào。
- 4 鋤刀兒：鋤，掘土或鏟東西的用具。鋤的鋒利部分。鋤，【粵音】牽，【國音】xiān。
- 5 掬：兩手捧（東西）。【粵音】菊，【國音】jū。

中五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九)

《承教小記·盆栽》——小思

只怪自己一時「雅興」，相信了「盡收林木歸簷下，全貯湖山在苑中」的說法，買回來兩座小盆栽。幾個月下來，卻愈看愈難過。

當初，在盆景展覽場裡，千挑萬選，既要價錢不貴，又要樹姿入眼，好容易才選中它們——一盆羅漢松、一盆榆樹，都盛在宜興小盆裡，只有一掌那麼高，果然有些古勁味道，便滿心歡喜捧回家去。

放在窗下桌前，改卷看書久了，眼有點倦，抬頭細看，總算聊當山林之趣，調劑一下。

天天給它們澆水，不免湊近多看幾眼。這兩棵「樹」——只有一掌高，有幹有枝，葉子也綠油油的，不能說不是「樹」，硬要說是樹，又似不合常理。(那有這麼矮小的植物管叫樹的?)為了表現古勁姿態，栽種者用鐵線密密紮在枝幹上，強迫樹形依隨人意改變，於是「樹」也乖乖左盤右曲，遠看的確有「老樹虬枝」的妙處。葉子嗎?大概根植得穩，水分也足，空氣似乎也沒有甚麼不適宜，於是該有葉的地方都長了葉，蒼綠得很悅目。沒有誰敢說：這是欠缺良好生長環境，受了委屈的樹。

恐怖和淒涼，都盡在這微妙處。

樹的本身，沒有選擇姿態的機會，甚至根本不知道原來該有選擇的權利。由於慣受鐵線的擺布，又很「自然」的跟著生長，還以為自己很自由地活著。有甚麼比受了擺布束縛，還以為很自然很自由來得更恐怖?更淒涼?萬一，樹醒覺了，要求自由，順自然姿態活下去，栽種者大可理直氣壯地說：「誰不給你們自由?生命掌握在你們手中，你絕不可能要求別人給你生存權力，自己爭取呀!何況，看來葉繁枝茂，不是活得好好嗎?水分、土壤、陽光都充足，還埋怨幹嗎?」有甚麼比自己不爭取生存權力，大家又說你活得十分適意，來得更恐怖，更淒涼?

唉!天天對著那盆栽，好難過!

## 中五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十)

### 你對學業抱怎樣的態度？——孫天倫

阿甲數學測驗拿了九十分，是全班分數最高的，但他完全沒有感到高興，他不斷地在翻閱卷子，想看看究竟老師有否扣錯分，兼且研究自己怎樣答錯問題。阿乙在同一個測驗中拿了七十分，但他卻歡天喜地，因為比較上一次僅僅及格，這已是不錯的成績了。

旁觀者可能認為阿甲和阿乙對學業的態度都不正確：阿甲對自己要求過高，而阿乙則太易自滿。

你對學業抱著怎樣態度？其實，你每天上學是想得到些甚麼呢？你是否根本就討厭上學，認為自己不必受正統教育也不會無法謀生？而你現在天天揹著書包上學就是屈服在父母的權威之下？

或者，你上學是因為同齡的人都這樣做，而既想不到更有趣的事情去做，同時也沒有足夠的資源容許你為所欲為。

又或者，法律規定你要受九年中小學教育，你不想跟執法者發生衝突，所以每天勉強自己離開溫暖可愛的床鋪，以極不情願

的心態到學校去，你心中在想，一捱夠九年，皇帝老子也不能叫你繼續留在學校了。

另外一個可能是：你認為受教育是唯一的一個向上爬的途徑，所以無論如何都要咬實牙齦讀下去。

無論你抱著以上哪種態度上學，都反映了你對「學習」這件事其實沒有興趣。當然你可以把責任推諉在教育制度上，你可以說：老師教學方式古老十八代，旨在填鴨，最終目標是想學生在公開考試中得到好成績。

我不會為填鴨式教育作出申辯，我想指出：老師的教學方法不能激發你的學習情緒，可能是你不能令他(她)覺得你是值得作育的英才。

可能你把老師和其他成年人一概視為鬥爭的對象，把學校視為牢獄，而你自己則是年輕的自由鬥士。

試問：當老師要用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去維持課堂秩序時，他(她)又哪裏找得到足夠的資源去提高教學水準呢？

培養對學業有正確的態度始於學會真正懂得欣賞和享受學習的樂趣，而這件事要學生跟老師一起合作才會做得好的。

## 中五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十一)

### 最後一片葉子——歐、亨利

在華盛頓廣場西邊的一個小區裏，街道都橫七豎八地伸展開去，又分裂成一小條一小條的「胡同」。這些「胡同」稀奇古怪地拐著彎子。一條街有時自己本身就交叉了不止一次。有一回一個畫家發現這條街有一種優越性：要是有個收賬的跑到這條街上，來催要顏料、紙張和畫布的錢，他就會突然發現自己兩手空空，原路返回，一文錢的賬也沒有要到！

所以，不久之後不少畫家就摸索到這個古色古香的老格林尼治村來，尋求朝北的窗戶、十八世紀的尖頂山牆、荷蘭式的閣樓，以及低廉的房租。然後，他們又從第六街買來一些錫蠟酒杯和一兩隻火鍋，這裏便成了「藝術區」。

蘇和瓊西的畫室設在一所又寬又矮的三層樓磚房的頂樓上。「瓊西」是瓊娜的愛稱。她倆一個來自緬因州，一個是加利福尼亞州人。她們是在第八街的「台爾蒙尼歌之家」吃份飯時碰到的，她們發現彼此對藝術、生菜色拉和時裝的愛好非常一致，便合租了那間畫室。

那是五月裏的事。到了十一月，一個冷酷的、肉眼看不見的、

醫生們叫做「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藝術區裏悄悄地遊蕩，用他冰冷的手指頭這裏碰一下那裏碰一下。在廣場東頭，這個破壞者明目張膽地踏著大步，一下子就擊倒幾十個受害者，可是在迷宮一樣、狹窄而鋪滿青苔的「胡同」裏，他的步伐就慢了下來。

肺炎先生不是一個你們心目中行俠仗義的年老紳士。一個身子單薄，被加利福尼亞州的西風刮得沒有血色的弱女子，本來不應該是這個有著紅拳頭的、呼吸急促的老傢伙打擊的對象。然而，瓊西卻遭到了打擊；她躺在一張油漆過的鐵床上，一動也不動，凝望著小小的荷蘭式玻璃窗外對面磚房的空牆。

一天早晨，那個忙碌的醫生揚了揚他那毛茸茸的灰白色眉毛，把蘇叫到外邊的走廊上。

「我看，她的病只有十分之一的恢復希望，」他一面把體溫表裏的水銀柱甩下去，一面說，「這一分希望就是她想要活下去的念頭。有些人好像不願意活下去，喜歡照顧殯儀館的生意，簡直讓整個醫藥界都無能為力。你的朋友斷定自己是不會痊愈的了。她是不是有甚麼心事呢？」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夠去畫那不勒斯的海灣。」蘇說。

「畫畫？——真是瞎扯！她腦子裏有沒有甚麼值得她想了又

想的事——比如說，一個男人？」

「男人？」蘇像吹口琴似的扯著嗓子說，「男人難道值得——不，醫生，沒有這樣的事。」

「哦，那麼就是她病得太衰弱了，」醫生說，「我一定盡我的努力用科學所能達到的全部力量去治療她。可要是我的病人開始算計會有多少輛馬車送她出喪，我就得把治療的效果減掉百分之五十。只要你能想法讓她對冬季大衣袖子的時新式樣感到興趣而提出一兩個問題，那我可以向你保證把醫好她的機會從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

醫生走後，蘇走進工作室裏，把一條日本餐巾哭成一團溼。後來她手裏拿著畫板，裝做精神抖擻的樣子走進瓊西的屋子，嘴裏吹著爵士音樂調子。

瓊西躺著，臉朝著窗口，被子底下的身體紋絲不動。蘇以為她睡著了，趕忙停止吹口哨。

她架好畫板，開始給雜誌裏的故事畫一張鋼筆插圖。年輕的畫家為了鋪平通向藝術的道路，不得不給雜誌裏的故事畫插圖，而這些故事又是年輕的作家為了鋪平通向文學的道路而不得不寫的。

蘇正在給故事主人公，一個愛達荷州牧人的身上，畫上一條馬匹展覽會穿的時髦馬褲和一片單眼鏡時，忽然聽到一個重複了幾次的低微的聲音。她快步走到床邊。

瓊西的眼睛睜得很大。她望著窗外，數著……倒過來數。

「十二，」她數道，歇了一會又說，「十一，」然後是「十，」和「九」，接著幾乎同時數著「八」和「七」。

蘇關切地看了看窗外。那兒有甚麼可數的呢？只見一個空蕩陰暗的院子，二十英尺以外還有一所磚房的空牆。一棵老極了的長春藤，枯萎的根糾結在一塊，枝幹攀在磚牆的半腰上。秋天的寒風把藤上的葉子差不多全吹掉了，只有幾乎光禿的枝條還纏附在剝落的磚塊上。

「甚麼呀，親愛的？」蘇問道。

「六，」瓊西幾乎用耳語低聲說道，「它們現在愈落愈快了。三天前還有差不多一百片。我數得頭都疼了。但是現在好數了。又掉了一片。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甚麼呀，親愛的。告訴你的蘇娣吧。」

「葉子。長春藤上的。等到最後一片葉子掉下來，我也就該去了。這件事我三天前就知道了。難道醫生沒有告訴你？」

「哼，我從來沒聽過這種傻話，」蘇十分不以為然地說，「那些破長春藤葉子和你的病好不好有甚麼關係？你以前不是很喜歡這棵樹嗎？你這個淘氣孩子。不要說傻話了。瞧，醫生今天早晨還告訴我，說你迅速痊愈的機會是，——讓我一字不改地照他的話說吧——他說有九成把握。噢，那簡直和我們在紐約坐電車或者走過一座新樓房的把握一樣大。喝點湯吧，讓蘇娣去畫她的畫，好把它賣給編輯先生，換了錢來給她的病孩子買點紅葡萄酒，再給她自己買點豬排解解饑。」

「你不用買酒了，」瓊西的眼睛直盯著窗外說道，「又落了一片。不，我不想喝湯。只剩下四片了。我想在天黑以前等著看那最後一片葉子掉下去。然後我也要去了。」

「瓊西，親愛的，」蘇俯著身子對她說，「你答應我閉上眼睛，不要瞧窗外，等我畫完，行嗎？明天我非得交出這些插圖。我需要光線，否則我就拉下窗簾了。」

「你不能到那間屋子裏去畫嗎？」瓊西冷冷地問道。

「我願意呆在你跟前，」蘇說，「再說，我也不想讓你老看著那些討厭的長春藤葉子。」

「你一畫完就叫我，」瓊西說著，便閉上了眼睛。她臉色蒼白，一動不動地躺在床上，就像是座橫倒在地上的雕像。「因為我想看那最後一片葉子掉下來，我等得不耐煩了，也想得不耐煩了。我想擺脫一切，飄下去，飄下去，像一片可憐的疲倦了的葉子那樣。」

「你睡一會吧，」蘇說道，「我得下樓把貝爾門叫上來，給我當那個隱居的老礦工的模特兒。我一會兒就回來的。不要動，等我回來。」

老貝爾門是住在她們這座樓房底層的一個畫家。他年過六十，有一把像米開朗琪羅的摩西雕像那樣的大鬍子，這鬍子長在一個像半人半獸的森林之神的頭顱上，又鬢曲地飄拂在小鬼似的身軀上。貝爾門是個失敗的畫家。他操了四十年的畫筆，還遠沒有摸著藝術女神的衣裙。他老是說就要畫他的那幅傑作了，可是直到現在他還沒有動筆。幾年來，他除了偶爾畫點商業廣告之類的玩意兒以外，甚麼也沒有畫過。他給藝術區裏窮得雇不起職業模特兒的年輕畫家們當模特兒，掙一點錢。他喝酒毫無節制，還時常提起他要畫的那幅傑作。除此以外，他是一個火氣十足的小老頭子，十分瞧不起別人的溫情，卻認為自己是專門保護樓上畫室裏那兩個年輕女畫家的一隻看家狗。

蘇在樓下他那間光線黯淡的斗室裏找到了嘴裏酒氣撲鼻的貝爾門。一幅空白的畫布繃在個畫架上，擺在屋角裏，等待那幅傑

作已經二十五年了，可是連一根線條還沒等著。蘇把瓊西的胡思亂想告訴了他，還說她害怕瓊西自個兒瘦小柔弱得像一片葉子一樣，對這個世界的留戀愈來愈微弱，恐怕真會離世飄走了。

老貝爾門兩隻發紅的眼睛顯然在迎風流淚，他十分輕蔑地嗤笑這種傻呆的胡思亂想。

「甚麼，」他喊道，「世界上真會有人蠢到因為那些該死的長春藤葉子落掉就想死？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種怪事。不，我才不給你那隱居的礦工糊塗蟲當模特兒呢。你幹嗎讓她胡思亂想？唉，可憐的瓊西小姐。」

「她病得很厲害很虛弱，」蘇說，「發高燒發得她神經昏亂，滿腦子都是古怪想法。好吧，貝爾門先生，你不願意給我當模特兒，就拉倒，我看你是個討厭的老——老羅唆鬼。」

「你簡直太婆婆媽媽了！」貝爾門喊道，「誰說我不願意當模特兒？走，我和你一塊去。我不是講了半天願意給你當模特兒嗎？老天爺，瓊西小姐這麼好的姑娘真不應該躺在這種地方生病。總有一天我要畫一幅傑作，我們就可以都搬出去了。一定的！」

他們上樓以後，瓊西正睡著覺。蘇把窗簾拉下，一直遮住窗臺，做手勢叫貝爾門到隔壁屋子裏去。他們在那裏提心吊膽地瞅

著窗外那棵長春藤。後來他們默默無言，彼此對望了一會。寒冷的雨夾雜著雪花不停地下著。貝爾門穿著他的舊的藍襯衣，坐在一把翻過來充當巖石的鐵壺上，扮作隱居的礦工。

第二天早晨，蘇只睡了一個小時的覺，醒來了，她看見瓊西無神的眼睛睜得大大地注視拉下的綠窗簾。

「把窗簾拉起來，我要看看。」她低聲地命令道。

蘇疲倦地照辦了。

然而，看呀！經過了漫長一夜的風吹雨打，在磚牆上還挂著一片藤葉。它是長春藤上最後的一片葉子了。靠近莖部仍然是深綠色，可是鋸齒形的葉子邊緣已經枯萎發黃，它傲然掛在一根離地二十多英尺的藤枝上。

「這是最後一片葉子。」瓊西說道，「我以為它昨晚一定會落掉的。我聽見風聲的。今天它一定會落掉，我也會死的。」

「哎呀，哎呀，」蘇把疲乏的臉龐挨近枕頭邊上對她說，「你不肯為自己著想，也得為我想想啊。我可怎麼辦呢？」

可是瓊西不回答。當一個靈魂正在準備走上那神秘的、遙遠的死亡之途時，她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人了。那些把她和友誼及大



地聯結起來的關係逐漸消失以後，她那個狂想愈來愈強烈了。

白天總算過去了，甚至在暮色中她們還能看見那片孤零零的藤葉仍緊緊地依附在靠牆的枝上。後來，夜的到臨帶來了呼嘯的北風，雨點不停地拍打著窗子，雨水從低垂的荷蘭式屋檐上流瀉下來。

天剛蒙蒙亮，瓊西就毫不留情地吩咐拉起窗簾來。

那片藤葉仍然在那裏。

瓊西躺著對它看了許久。然後她招呼正在煤氣爐上給她煮雞湯的蘇。

「我是一個壞女孩子，蘇娣，」瓊西說，「天意讓那片最後的藤葉留在那裏，證明我是多麼壞。想死是有罪過的。你現在就給我拿點雞湯來，再拿點羈葡萄酒的牛奶來，再——不，先給我一面小鏡子，再把枕頭墊墊高，我要坐起來看你做飯。」

過了一個鐘頭，她說道：「蘇娣，我希望有一天能去畫那不勒斯的海灣。」

下午醫生來了，他走的時候，蘇找了個藉口跑到走廊上。

「有五成希望。」醫生一面說，一面把蘇細瘦的顫抖的手握在自己的手裏，「好好護理，你會成功的。現在我得去看樓下另一個病人。他的名字叫貝爾門——聽說也是個畫家。也是肺炎。他年紀太大，身體又弱，病勢很重。他是治不好的了；今天要把他送到醫院裏，讓他更舒服一點。」

第二天，醫生對蘇說：「她已經脫離危險，你成功了。現在只剩下營養和護理了。」

下午蘇跑到瓊西的床前，瓊西正躺著，安詳地編織著一條毫無用處的深藍色毛線披肩。蘇用一隻胳膊連枕頭帶人一把抱住了她。

「我有件事要告訴你，小傢伙，」她說，「貝爾門先生今天在醫院裏患肺炎去世了。他只病了兩天。頭一天早晨，門房發現他在樓下自己那間房裏痛得動彈不了。他的鞋子和衣服全都溼透了，冰涼冰涼的。他們搞不清楚在那個淒風苦雨的夜晚，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後來他們發現了一盞沒有熄滅的燈籠，一把挪動過地方的梯子，幾支扔得滿地的畫筆，還有一塊調色板，上面塗抹著綠色和黃色的顏料，還有——親愛的，瞧瞧窗子外面，瞧瞧牆上那最後一片藤葉。難道你沒有想過，為甚麼風刮得那樣厲害，它卻從來不搖一搖、動一動呢？唉，親愛的，這片葉子才是貝爾門的傑作——就是在最後一片葉子掉下來的晚上，他把它畫在那裏的。」

## 中五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十二)

### 窗——錢鍾書

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開了。春天從窗外進來，人在屋子裏坐不住，就從門裏出去。不過屋子外的春天太賤了！到處是陽光，不像射破屋裏陰深的那樣明亮；到處是給太陽曬得懶洋洋的風，不像攪動屋裏沉悶的那樣有生氣。就是鳥語，也似乎瑣碎而單薄，需要屋裏的寂靜來做襯托。我們因此明白，春天是該鑲嵌在窗子裏看的，好比畫配了框子。

同時，我們悟到，門和窗有不同的意義。當然，門是造了讓人出進的。但是，窗子有時也可作為進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說裏私約的情人就喜歡爬窗子。所以窗子和門的根本分別，決不僅是有沒有人進來出去。若據賞春一事來看，我們不妨這樣說：有了門，我們可以出去；有了窗，我們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風和太陽逗引進來，使屋子裏也關著一部分春天，讓我們安坐了享受，無需再到外面去找。古代詩人像陶淵明對於窗子的這種精神，頗有會心。《歸去來辭》有兩句道：「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不等於說，只要有窗可以憑眺，就是小屋子也住得麼？他又說：「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意思是只要窗子透風，小屋子可成極樂世界；他雖然是柴桑人，就近有廬山，也用不著上去避暑。所以，門許我們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許我們佔領，表示享受。這個分

別，不但是住在屋裏的人的看法，有時也適用於屋外的來人。一個外來者，打門請進，有所要求，有所詢問，他至多是個客人，一切要等主人來決定。反過來說，一個鑽窗子進來的人，不管是偷東西還是偷情，早已決心來替你做個暫時的主人，顧不到你的歡迎和拒絕了。繆塞(Musset)在《少女做的是甚麼夢》(A Quoi r vent les jeunes filles)那首詩劇裏，有句妙語，略謂父親開了門，請進了物質上的丈夫(materiel epoux)，但是理想的愛人(ideal)，總是從窗子出進的。換句話說，從前門進來的，只是形式上的女婿，雖然經丈人看中，還待博取小姐自己的歡心；要是從後窗進來的，總是女郎們把靈魂肉體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你進前門，先要經門房通知，再要等主人出見，還得寒暄幾句，方能說明來意，既費心思，又費時間，那像從後窗進來的直接痛快？好像學問的捷徑，在乎書背後的引得，若從前面正文看起，反見得愈遠了。這當然只是在社會常態下的分別，到了戰爭等變態時期，屋子本身就保不住，還講甚麼門和窗！

世界上的屋子全有門，而不開窗的屋子我們還看得到。這指示出窗比門代表更高的人類進化階段。門是住屋子者的需要，窗多少是一種奢侈。屋子的本意，只像鳥巢獸窟，準備人回來過夜的，把門關上，算是保護。但是牆上開了窗子，收入光明和空氣，使我們白天不必到戶外去，關了門也可生活。屋子在人生裏因此增添了意義，不只是避風雨、過夜的地方，並且有了陳設，掛著書畫，是我們從早到晚思想、工作、娛樂、演出人生悲喜劇的場

子。門是人的進出口，窗可以說是天的進出口。屋子本是人造了為躲避自然的脅害，而向四堵牆、一個屋頂裏，窗引誘了一角天進來，馴服了它，給人利用，好比我們籠絡野馬，變為家畜一樣。從此我們在屋子裏就能和自然接觸，不必去找光明，換空氣，光明和空氣會來找到我們。所以，人對於自然的勝利，窗也是一個。不過，這種勝利，有如女人對於男子的勝利，表面上看來好像是讓步——人開了窗讓風和日光進來佔領，誰知道來佔領這個地方的就給這個地方佔領去了！我們剛說門是需要，需要是不由人做得主的。譬如我，餓了就要吃，渴了就該喝。所以有人敲門，你總得去開，也許是易卜生所說比你下一代的青年想衝進來，也許像德昆希《論謀殺後聞打門聲》(On the knocking at the Gate in the *Macheth*)所說，光天化日的世界想攻進黑暗罪惡的世界，也許是浪子回家，也許是有人借債(更許是討債)，你愈不知道，怕去開，你愈想知道究竟，愈要去開。甚至郵差每天打門的聲音，也使你起了帶疑懼的希冀，因為你不知道而又願知道他帶來的是甚麼消息。門的開關是由不得你的。但是窗呢？你清早起來，只要把窗幕拉過一邊，你就知道窗外有甚麼東西在招呼著你，是雪、是霧、是雨，還是好太陽，決定要不要開窗子。上面說過窗子算得奢侈品，奢侈品原是在人看情形斟酌增減的。

我常想，窗可以算房屋的眼睛。劉熙《釋名》說：「窗，聰也；於內窺外，為聰明也」正跟凱羅(Gottfried Keller)《晚歌》(Abendli ED)起句所謂：「雙瞳如小窗(Fensterlein)，佳景收歷歷。」同樣地

只說著一半。眼睛是靈魂的窗戶，我們看見外界，同時也讓人看到我們的內心；眼睛往往跟著心在轉，所以孟子認為「相人莫良於眸子」，梅特林克戲劇裏的情人接吻時不許閉眼，可以看見對方有多少吻要從心裏上升到嘴邊。我們跟帶黑眼鏡的人談話，總覺得捉摸不住他的用意，仿佛他以假面具相對，就是為此。據愛戈門(Eckermann)記一八三零年四月五日歌德的談話，歌德恨一切帶眼鏡的人，說他們看得清楚他臉上的皺紋，但是他給他們的玻璃片耀得眼花繚亂，看不出他們的心境。窗子許裏面人看出去，同時也許外面人看進來，所以在熱鬧地方住的人要用窗簾子，替他們私生活做個保障。晚上訪人，只要看窗裏有無燈光，就約略可以猜到主人在不在家，不必打開了門再問，好比不等人開口，從眼睛裏看出他的心思。關窗的作用等於閉眼。天地間有許多景象是要閉了眼才看得見的，譬如夢。假使窗外的人聲物態太嘈雜了，關了窗好讓靈魂自由地去探勝，安靜地默想。有時，關窗和閉眼也有連帶關係，你覺得窗外的世界不過爾爾，並不能給予你甚麼滿足，你想回到故鄉，你要看見跟你分離的親友，你只有睡覺，閉了眼向夢裏尋去，於是你起來先關了窗。因為只是春天，還留著殘冷，窗子也不能鎮天鎮夜不關的。

## 中五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十三)

### 打錯了——劉以鬯

#### 一

電話鈴響的時候，陳熙躺在床上看天花板。電話是吳麗嫦打來的。吳麗嫦約他到「利舞台」去看五點半那一場的電影。他的情緒頓時振奮起來，以敏捷的動作剃鬚、梳頭、更換衣服。更換衣服時，噓噓地用口哨吹奏「勇敢的中國人」。換好衣服，站在衣櫃前端詳鏡子裏的自己，覺得有必要買一件名廠的運動衫了。他愛麗嫦，麗嫦也愛他。只要找到工作，就可以到婚姻註冊處去登記。他剛從美國回來，雖已拿到學位，找工作，仍須依靠運氣。運氣好，很快就可以找到；運氣不好，可能還要等一個時期。他已寄出七八封應徵信，這幾天應有回音。正因為這樣，這幾天他老是呆在家裏等那些機構的職員打電話來，非必要，不出街。不過，麗嫦打電話來約他去看電影，他是一定要去的。現在已是四點五十分，必須盡快趕去「利舞台」。遲到，麗嫦會生氣。於是，大踏步走去拉開大門，拉開鐵閘，走到外邊，轉過身來，關上大門，關上鐵閘，搭電梯，下樓，走出大廈，懷著輕鬆的心情朝巴士站走去。剛走到巴士站，一輛巴士疾馳而來。巴士在不受控制的情況下衝向巴士站，撞倒陳熙和一個老婦人和一個女童後，將他們輾成肉醬。

#### 二

電話鈴響的時候，陳熙躺在床上看天花板。電話是吳麗嫦打

來的。吳麗嫦約他到「利舞台」去看五點半那一場的電影。他的情緒頓時振奮起來，以敏捷的動作剃鬚、梳頭、更換衣服。更換衣服時，噓噓地用口哨吹奏「勇敢的中國人」。換好衣服，站在衣櫃前端詳鏡子裏的自己，覺得有必要買一件名廠的運動衫了。他愛麗嫦，麗嫦也愛他。只要找到工作，就可以到婚姻註冊處去登記。他剛從美國回來，雖已拿到學位，找工作，仍須依靠運氣。運氣好，很快就可以找到；運氣不好，可能還要等一個時期。他已寄出七八封應徵信，這幾天應有回音。正因為這樣，這幾天他老是呆在家裏等那些機構的職員打電話來，非必要，不出街。不過，麗嫦打電話來約他去看電影，他是一定要去的。現在已是四點五十分，必須盡快趕去「利舞台」。遲到，麗嫦會生氣。於是，大踏步走去拉開大門……

電話鈴又響。

以為是甚麼機構的職員打來的，掉轉身，疾步走去接聽。

聽筒中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

「請大伯聽電話。」

「誰？」

「大伯。」

「沒有這個人。」

「大伯母在不在？」

「你要打的電話號碼是……」

「三?九七五……」

「你想打去九龍？」

「是的。」

「打錯了！這裏是港島！」

憤然將聽筒擲在電話機上，大踏步走去拉開鐵閘，走到外邊，轉過身來，關上大門，關上鐵閘，搭電梯，下樓，走出大廈，懷著輕鬆的心情朝巴士站走去。走到距離巴士站不足五十碼的地方，意外地見到一輛疾馳而來的巴士在不受控制的情況下衝向巴士站，撞倒一個老婦人和一個女童後，將他們輾成肉醬。

## 中五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十四)

### 一個人在途上——郁達夫

在東車站的長廊下，和女人分開以後，自家又剩了孤零丁的一個。頻年飄泊慣的兩口兒，這一回的離散，倒也算不得甚麼特別，可是端午節那天，龍兒剛死，到這時候北京城裏難已起了秋風，但是計算起來，去兒子的死期，究竟還只有一百來天。在車座裏，稍稍把意識恢復轉來的時候，自家就想起了盧騷晚年的作品《孤獨散步者的夢想》的頭上的幾句話：

「自家除了己身以外，已經沒有弟兄，沒有鄰人，沒有朋友，沒有社會了，自家在這世上，像這樣的，已經成了一個孤獨者了。……」

然而當年的盧騷還有棄養在孤兒院內的五個兒子，而我自己哩，連一個撫育到五歲的兒子還抓不住！離家的遠別，本來也只為想養活妻兒。去年在某大學的被逐，是萬料不到的事情。其後兵亂疊起，交通阻絕，當寒冬的十月，會病倒在滬上也是誰也料想不到的。今年二月，好不容易到得南方，靜息了一年之半，誰知這剛養得出趣的龍兒，又會遭此凶疾的呢？

龍兒的病報，本是廣州得著，匆促北航，到了上海，接連接了幾個北京來的電報，換船到天津，已經是舊曆的五月初十。到家之夜，一見了門上的白紙條兒，心裏已經是跳得忙亂，從蒼茫

的暮色裏趕到哥哥家中，見了衰病的她，因為在大眾之前，勉強將感情壓住，草草吃了夜飯，上床就寢，把電燈一滅，兩人只有緊抱的痛哭，痛哭，痛哭，只是痛哭，氣也換不過來，更哪裏有說一句話的餘裕？

受苦的時間，的確脫煞過去的太悠徐，今年的夏季，只是悲歎的連續。晚上上床，兩口兒，哪敢提一句話？可憐這兩個迷散的靈心，在電燈滅黑的黝暗裏，所摸走的荒路，每湊集在一條線上，這路的交叉點裏，只有一塊小小的墓碑，墓碑上只有「龍兒之墓」的四個紅字。

妻兒因為在浙江老家內不能和母親同住，不得已而搬往北京當時我在寄食的哥哥家去，是去年的四月中旬，那時候龍兒正長得肥滿可愛，一舉一動，處處教人歡喜。到了五月初，從某地回京，覺得哥哥家太狹小，就在什剎海的北岸，租定了一間渺小的住宅。夫妻兩個，日日和龍兒伴樂，閑時也常在北海的荷花深處，及門前的楊柳中帶龍兒去走走。這一年的暑假，總算過得快樂，最閑適。

秋風吹葉落的時候，別了龍兒和女人，再上某地大學去為朋友幫忙，當時他們倆還往西車站去送我來哩！這是去年秋晚的事情，想起來還同昨日的情形一樣。

過了一月，某地的學校裏發生事情，又回京了一次，在什剎海小住了兩星期，本來打算不再出京了，然礙於朋友的面子，又不得不於一天寒風刺骨的黃昏，上西車站去趁車。這時候因為怕龍兒要哭，自己和女人，吃過晚飯，便只說要往哥哥家裏去，只許他送我們到門口。記得那一天晚上他一個人和老媽子立在門口，等我們倆去了好遠，還「爸爸！爸爸！」的叫了幾聲。啊啊，這幾聲的呼喚，是我在這世上聽到的他叫我的最後的聲音。

出京之後，到某地住了一宵，就匆促往上海。接續便染了病，遇了強盜輩的爭奪政權，其後赴南方暫住，一直到今年的五月，才返北京。想起來，龍兒實在是一個填債的兒子，是當亂離困厄的這幾年中間，特來安慰我和他娘的愁悶的使者！

自從他在安慶生落地以來，我自己沒有一天脫離過苦悶，沒有一處安住到五個月以上。我的女人，夜夜和我分擔當著十字架的重負，只是東西南北的奔波飄泊。當然日夜難安，悲苦得不了的時候，只教他的笑臉一開，女人和我就可以把一切窮愁，丟在腦後。而今年五月初十待我趕到北京的時候，他的屍體，早已在妙光閣的廣誼園地下躺著了。

他的病，說是腦膜炎。自從得病之日起，一直到舊曆端午節的午時絕命的時候止，中間經過有一個多月的光景。平時被我們寵壞了的他，聽說此番病裏，卻乖順得非常。叫他吃藥，他就大

口的吃，叫他用冰枕，他就很柔順的躺上。病後還能說話的時候，只問他的娘，「爸爸幾時回來？」「爸爸在上海為我定做的小皮鞋，已經做好了沒有？」我的女人，於惑亂之餘，每幽幽的問他：「龍！你曉得你這一場病，會不會死的？」他老是很不願意的回答說：「哪兒會死的哩？」據女人含淚的告訴我說，他的談吐，絕不似一個五歲的小兒。

未病之前一個月的時候，有一天午後他在門口玩耍，看見西面來了一乘馬車，馬車裏坐著一個帶灰白帽子的青年。他遠遠看見，就急忙丟下了伴侶，跑進屋裏叫他娘出來，說「爸爸回來了，爸爸回來了！」因為我去年離京時所帶的，是一樣的一頂白灰呢帽。他娘跟他出來到門前，馬車已經過去了，他就死勁的拉住了他娘，哭喊著說：「爸爸怎麼不家來嚇？爸爸怎麼不家來嚇？」他娘說慰了半天，他還儘是哭著，這也是他娘含淚和我說的。現在回想起來，自己實在不該拋棄了他們，一個人在外面流蕩，致使那小小的靈心，常有望遠思親之痛。

去年六月，搬往什剎海之後，有一次我們在堤上散步，因為他看見了人家的汽車，硬是哭著要坐，被我痛打了一頓。又有一次，他是因為要穿洋服，受了我的毒打。這實在只能怪我做父親的沒有能力，不能做洋服給他穿，雇汽車給他坐，早知他要這樣的早死，我就是典當強劫，也應該去弄一點錢來，滿足他無邪的欲望，到現在追想起來，實在覺得對他不起，實在是我太無容人

之量了。

我女人說，瀕死的前五天，在病院裏，叫了幾夜的爸爸。她問他「叫爸爸幹甚麼？」他又不響了，停一會兒，就又再叫起來，到了舊曆五月初三日，他已入了昏迷狀態，醫師替他抽骨髓，他只會直叫一聲「幹嗎？」喉頭的氣管，咯咯在抽咽，眼睛只往上吊送，口頭流些白沫，然而一口氣總不肯斷。他娘哭叫幾聲「龍！龍！」他的眼角上，就迸流下眼淚出來，後來他娘看他苦得難過，倒對他說：

「龍，你若是沒有命的，就好好的去吧！你是不是想等爸爸回來，就是你爸爸回來，也不過是這樣的替你醫治罷了。龍！你有甚麼不了的心願呢？龍！與其這樣的抽咽受苦，你還不如快快的去吧！」

他聽了這段話，眼角上眼淚，更是湧流得厲害。到了舊曆端午節的午時，他竟等不著我的回來，終於斷氣了。

喪葬之後，女人搬往哥哥家裏，暫住了幾天。我於五月十日晚上，下車趕到什剎海的寓宅，打門打了半天，沒有應聲。後來抬頭一看，才見了一張告示郵差送信的白紙條。

自從龍兒生病以後連日連夜看護久已倦了的她，又哪裏經得起最後的這一個打擊？自己當到京之夜，見了她的衰容，見了她

的眼淚，又哪裏能夠不痛哭呢？在哥哥家裏小住了兩三天，我因為想追求龍兒生前的遺跡，一定要女人和我仍復搬回什剎海的住宅去住它一兩個月。

搬回去那天，一進上屋的門，就見了一張被他玩破的今年正月裏的花燈。聽說這張花燈，是南城大姨媽送他的，因為他自家燒破了一個窟窿，他還哭過好幾次來的。

其次，便是上房裏磚上的幾堆燒紙錢的痕跡！係當他下殮時燒給他的。

院子有一架葡萄，兩棵棗樹，去年採取葡萄棗子的時候，他站在樹下，兜起了大褂，仰頭在看樹上的我。我摘取一顆，丟入了他的大褂兜裏，他的哄笑聲，要繼續到三五分鐘，今年這兩棵棗樹結滿了青青的棗子，風起的半夜裏，老有熟極的棗子辭枝自落，女人和我，睡在床上，有時候且哭且談，總要到更深人靜，方能入睡。在這樣的幽幽的談話中間，最怕聽的，就是這滴答的墜棗之聲。

到京的第二日，和女人去看他的墳墓。先在一家南紙鋪裏買了許多冥府的鈔票，預備去燒送給他，直到到了妙光閣的廣誼園塋地門前，她方從嗚咽裏清醒過來，說：「這是鈔票，他一個小孩如何用得呢？」就又回車轉來，到琉璃廠去買了些有孔的紙錢。



她在墳前哭了一陣，把紙錢鈔燒化的時候，卻叫著說：

「龍！這一堆是鈔票，你收在那裏，待長大了的時候再用。要買甚麼，你先拿這一堆錢去用罷！」

這一天在他的墳上坐著，我們直到午後七點，太陽平西的時候，才回家來。臨走的時候，他娘還哭叫著說：

「龍！龍！你一個人在這裏不怕冷靜的麼？龍！龍！人家若來欺你，你晚上來告訴娘罷！你怎麼不想回來了呢？你怎麼夢也不來託一個呢？」

箱子裏，還有許多散放著的他的小衣服。今年北京的天氣，到七月中旬，已經是很冷了。當微涼的早晚，我們倆都想換上幾件夾衣，然而因為怕見他舊時的夾衣袍襪，我們倆卻儘是一天一天的捱著，誰也不說出口來，說「要換上件夾衫」。

有一次和女人在那裏睡午覺，她驟然從床上坐了起來，鞋也不拖，光著襪子，跑上了上房起坐室裏，並且更掀簾跑上外面院子裏去。我也莫名其妙跟著她跑到外面的時候，只見她在那裏四面找尋甚麼。找尋不著，呆立了一會，她忽然放聲哭了起來，並且抱住了我急急的追問說：「你聽不聽見？你聽不聽見？」哭完之後，她才告訴我說，在半醒半睡的中間，她聽見「娘！娘！」的叫了兩聲，的確是龍的聲音，她很堅定的說：「的確是龍回來了。」

北京的朋友親戚，為安慰我們起見，今年夏天常請我們倆去吃飯聽戲，她老不願意和我同去，因為去年的六月，我們無論上哪裏去玩，龍兒是常和我們在一處的。

今年的一個暑假，就是這樣的，在悲歎和幻夢的中間消逝了。

這一回南方來催我就道的信，過於匆促，出發之前，我覺得還有一見大事情沒有做了。

中秋節前新搬了家，為修理房屋，部署雜事，就忙了一個星期，又因了種種瑣事，不能抽出空來，再上龍兒的墓地去探望一回。女人上東車站來送我上車的時候，我心裏儘是酸一陣痛一陣的在回念這一件恨事。有好幾次想和她說出來，教她於兩三日後再往妙光閣去探望一趟，但見了她的憔悴盡的顏色，和苦忍住的凄楚，又終於一句話也沒有講成。

現在去北京遠了，去龍兒更遠了，自家只一個人，只是孤零丁的一個人。在這裏繼續此生中大約是完不了的飄泊。

## 中五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十五)

### 家——龍應台

當場被讀者問倒的情況不多，但是不久以前，一個問題使我在一千多人面前，突然支吾，不知所云。

他問的是，「家，是什麼？」

家是什麼，這不是小學二年級的作文題目嗎？和「我的志願」、「我的母親」、「我的暑假」同一等級。怎麼會拿到這裡來問一個自認為對「千里江山寒色遠，蘆花深處泊孤舟」早有體會的人？

問者的態度誠誠懇懇的，我也只能語焉不詳蒙混過去。這麼難的題啊。

作為被人呵護的兒女時，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趕車時，有人催你喝熱騰騰的豆漿。天若下雨，他堅持你要帶傘。燙的便當塞在書包裡，書包拎在肩上，貼身還熱。週末上街時，一家四五口人可以擠在一輛機車上招搖過市。放學回來時，距離門外幾尺就聽見鍋鏟輕快的聲音，飯菜香一陣一陣。晚了，一頂大蚊帳，四張榻榻米，燈一黑，就是黑甜時間。兄弟姊妹的笑鬧踢打和被褥的鬆軟裹在帳內，帳外不時有大人的咳嗽聲，走動聲，竊竊私語聲。朦朧的時候，窗外絲緞般的梔子花香，就幽幽飄進半睡半醒的眼睫裡。帳裡帳外都是一個溫暖而安心的世界，那是家。

可是這個家，會怎樣呢？

人，一個一個走掉，通常走得很遠、很久。在很長的歲月裡，只有一年一度，屋裡頭的燈光特別燦亮，人聲特別喧嘩，進出雜踏數日，然後又歸於沉寂。留在裡面沒走的人，體態漸孱弱，步履漸蹣跚，屋內愈來愈靜，聽得見牆上時鐘滴答的聲音。梔子花還開著，只是在黃昏的陽光裡看它，怎麼看都覺得淒清。然後其中一個人也走了，剩下的那一個，從暗暗的窗簾裡，往窗外外看，彷彿看見，有一天，來了一輛車，是來接自己的。她可能自己鎖了門，慢慢走出去，可能坐在輪椅中，被推出去，也可能是一張白布蓋著，被抬出去。

和人做終身伴侶時，兩個人在哪裡，哪裡就是家。曾經是異國大學小城裡一間簡單的公寓，和其他一兩家共一個廚房。窗外飄著陌生的冷雪，可是臥房裡伴侶的手溫暖無比。後來是一個又一個陌生的城市，跟著一個又一個新的工作，一個又一個重新來過的家。幾件重要的傢俱總是在運輸的路上，其他就在每一個新的城市裡一點一點添加或丟棄。牆上，不敢掛什麼真正和記憶終生不渝的東西，因為牆，是暫時的。在暫時裡，只有假設性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恆。家，也就是兩個人剛好暫時落腳的地方。

可是這個家，會怎樣呢？

很多，沒多久就散了，因為人會變，生活會變，家，也跟著變質。渴望安定時，很多人進入一個家；渴望自由時，很多人又逃離一個家。渴望安定的人也許遇見的是一個渴望自由的人，尋找自由的人也許愛上的是一個尋找安定的人。家，一不小心就變成一個沒有溫暖、只有壓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涼，但是家卻可以更寒冷。一個人固然寂寞，兩個人孤燈下無言相對卻可以更寂寞。

很多人在散了之後就開始終身流浪。

很多，一會兒就有了兒女。一有兒女，家，就是兒女在的地方。天還沒亮就起來做早點，把熱騰騰的豆漿放上餐桌，一定要親眼看著他喝下才安心。天若下雨，少年總不願拿傘，因為拿傘有損形象，於是你苦口婆心幾近哀求地請他帶傘。他已經走出門，你又趕上去把滾燙的便當塞進他書包裡。週末，你騎機車去市場，把兩個女兒貼在身後，一個小的夾在前面兩腿之間，雖然擠，但是女兒的體溫和迎風的笑聲甜蜜可愛。從上午就開始盤算晚餐的食譜，黃昏時，你一邊炒菜一邊聽著門外的聲音，期待一個一個孩子回到自己身邊。晚上，你把滾熱的牛奶擱在書桌上，孩子從作業堆裡抬頭看你一眼，不說話，只是笑了一下。你覺得，好像突然聞到梔子花幽幽的香氣。

孩子在哪裡，哪裡就是家。

可是，這個家，會怎樣呢？

你告訴我，什麼是家，我就可以告訴你，什麼是永恆。

## 中五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十六)

### 記憶像鐵軌一樣長——余光中

我的中學時代在四川的鄉下度過。那時正當抗戰，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一寸鐵軌也沒有。不知道為甚麼，年幼的我，在千山萬嶺的重圍之中，總愛對著外國地圖，嚮往去遠方遊歷，而且覺得最浪漫的旅行方式，便是坐火車。每次見到月曆上有火車在曠野奔馳，曳著長煙，便心隨煙飄，悠然神往，幻想自己正在那一排長窗的某一扇窗口，無窮的風景為我展開，目的地呢，則遠在千里外等我，最好是永不到達，好讓我永不下車。那平行的雙軌一路從天邊疾射而來，像遠方伸來的雙手，要把我接去未知；不可久視，久視便受它催眠。

鄉居的少年那麼神往於火車，大概因為它雄偉而修長，軒昂的車頭一聲高嘯，一節節的車廂鏗鏘跟進，那氣派真是懾人。至於輪軌相激枕木相應的節奏，初則鏗鏘而慷慨，繼則單調而催眠，也另有一番情韻。過橋是俯瞰深谷，真若下臨無地，躡虛而行，一顆心，也忐忑忐忑呆在半空。黑暗迎面撞來，當頭罩下，一點準備也沒有，那是過山洞。驚魂未定，兩壁的回聲轟動不絕，你已經愈陷愈深，衝進山嶽的盲腸裏去了。光明在山的那一頭迎你，先是一片幽味的微熹，遲疑不決，驀地天光豁然開朗，黑洞把你吐回給白晝。這一連串的經驗，從驚到喜，中間還帶著不安和神

秘，歷時雖短而印象很深。

坐火車最早的記憶是在十歲。正是抗戰第二年，母親帶我從上海乘船到安南，然後乘火車北上昆明。滇越鐵路與富良江平行，依著橫斷山脈蹲踞的餘勢，江水滾滾向南，車輪鏗鏘向北。也不知越過多少橋，穿過多少山洞。我靠在窗口，看了幾百里的桃花映水，真把人看得眼紅、眼花。

入川之後，剛亢的鐵軌只能在山外遠遠喊我了。一直要等勝利還都，進了金陵大學，才有京滬路上疾駛的快意。那是大一的暑假，隨母親回她的故鄉武進，鐵軌無盡，伸入江南溫柔的水鄉，柳絲弄晴，輕輕地撫著麥浪。可是半年後再坐京滬路的班車東去，卻不再中途下車，而是直達上海。那是最哀傷的火車之旅了：紅旗渡江的前夕，我們倉皇離京，還是母子同行，幸好兒子已經長大，能夠照顧行李。車廂擠得像滿滿一盒火柴，可是乘客的四肢卻無法像火柴那麼排得平整，而是交肱疊股，摩肩錯臂，互補著虛實。母親還有座位。我呢，整個人只有一隻腳半踩在茶几上，另一隻則在半空，不是虛懸在空中，而是斜斜地半架半壓在各色人等的各色肢體之間。這麼維持著「勢力均衡」，換腿當然不能，如廁更是妄想。到了上海，還要奮力奪窗而出，否則就會被新擁上來的回程旅客夾在中間，挾回南京去了。

來台之後，與火車更有緣分。甚麼快車慢車、山線海線，都有緣在雙軌之上領略，只是從前京滬路上的東西往返，這時，變

成了縱貫線上的南北來回。滾滾疾轉的風火輪上，現代哪吒的心情，有時是出發的興奮，有時是回程的慵懶，有時是午晴的遐思，有時是夜雨的寂寞。大玻璃窗招來豪闊的山水，遠近的城市；窗外的光景不斷，窗內的思緒不絕，真成了情景交融。尤其是在長途，終站尚遠，兩頭都搭不上現實，這是你一切都被動的過渡時期，可以絕對自由地大想心事，任意識亂流。

餓了，買一盒便當充午餐，雖只一片排骨，幾塊醬瓜，但在快覽風景的高速動感下，卻顯得特別可口。台中站到了，車頭重重地喘一口氣，頸掛著零食拼盤的小販湧而上。太陽餅、鳳梨酥的誘惑總難以拒絕。照例一盒盒買上車來，也不一定是為了有多美味，而是細嚼之餘有一股甜津津的鄉情，以及那許多年來，唉，從年輕時起，在這條線上進站、出站、過站、初旅、重遊、揮別、重重疊疊的回憶。

最生動的回憶卻不在這條線上，在阿里山和東海岸。拜阿里山神是在十二年前。朱紅色的窄軌小火車在洪荒岑寂裏盤旋而上，忽進忽退，忽蠕蠕於懸崖，忽隱身於山洞，忽又引吭一呼，回聲在峭壁間來回反彈。萬綠叢中牽曳著一線媚紅，連高古的山顏也板不起臉來了。

拜東岸的海神卻近在三年以前，是和我一同乘電氣化火車從北回線南下。浩浩的太平洋啊，日月之所出，星斗之所生，畢竟不是海峽所能比，東望，是令人絕望的水藍世界。起伏不休的鹹

波，在遠方，搖撼著多少個港口多少隻船，捫不到邊，探不到底，海神的心事就連長錨千丈也難窺。一路上怪壁礙天，奇巖鎮地，被千古的風浪蝕刻成最醜所以也最美的形貌，羅列在岸邊如百里露天的藝廊，刀痕剛勁，一件件都鑿著時間的簽名，最能滿足狂士的「石癖」。不僅岸邊多石，海中也多島。火車過時，一個個島嶼都不甘寂寞，跟它賽起跑來。畢竟都是海之囚，小的，不過跑三兩分鐘，大的，像龜山島，也能追逐十幾分鐘，就認輸放棄了。

薩洛揚的小說裏，有一個寂寞的野孩子，每逢火車越野而過，總是興奮地在後面追趕。四十年前在四川的山國裏，對著世界地圖悠然出神的，也是那樣寂寞的一個孩子，只是在他的門前，連火車也不經過。後來遠去外國，越洋過海，坐的卻常是飛機，而非火車。飛機雖可想成莊子的逍遙之遊，列子的禦風之旅，但是出沒雲間，遊行虛碧，變化不多，機窗也太狹小，久之並不耐看。哪像火車的長途，催眠的節奏，多變的風景，從闊窗裏看出去，又像是在人間，又像駛出了世外。所以在國外旅行，凡鏗鏘的雙軌能到之處，我總是站在月台——名副其實的「長亭」——上面，等那陽剛之美的火車轟轟隆隆其勢不斷的喘進站來，來載我去遠方。

在美國的那幾年，坐過好多次火車。在愛奧華城讀書的那一年，常坐火車去看劉鑿和孫璐。美國是汽車王國，火車並不考究。去芝加哥的老式火車頗有十九世紀遺風，坐起來實在不大舒服，但沿途的風景卻看之不倦。尤其到了秋天，原野上有一股好聞的

淡淡焦味，太陽把一切成熟的東西焙得更成熟，黃透的楓葉雜著赭盡的橡葉，一路豔燒到天邊，誰見過那樣美麗的「火災」呢？過密西西比河，鐵橋上敲起空曠的鏗鏘，橋影如網，張著抽象美的線條，倏忽已喘過好一片壯闊的煙波。等到暮色在窗，芝城的燈光迎面漸密，那黑人老車掌就喉音重濁地喊出站名：Tanglewood!

有一次，從芝城坐火車回愛奧華城。正是耶誕假後，滿車都是回校的學生，大半還背著、拎著行囊，更形擁擠。我和好幾個美國學生擠在兩節車廂之間，等於站在老火車軋軋交掙的關節之上，又凍又渴。飲水的紙杯在眾人手上，從廁所一路傳到我們跟前。更嚴重的問題是不能去廁所，因為連那裏面也站滿了人。火車原已誤點，我們在呵氣翳窗的芝城總站上早已困立了三、四小時，偏偏隆冬的膀胱最容易注滿。終於「滿載而歸」，一直熬到愛大的宿舍。一瀉之餘，頓覺身輕若仙，重心全失。

美國火車經常誤點，真是惡名昭彰。我在美國下決心學開汽車，完全是給老天爺激出來的。火車誤點，或是半途停下來等到地老天荒，甚至為了說不清楚的深奧原因向後倒開，都是最不浪漫的事。幾次耽誤，我一怒之下，決定把方向盤握在自己手裏，不問山長水遠，都可即時命駕。執照一到手，便與火車分道揚鑣，從此我聘我的高速路，它敲它的雙鐵軌。不過在高速路旁，偶見迤迤的列車同一方向疾行，那修長而魁偉的體魄，那穩重而剽悍的氣派，尤其時在天高雲遠的西部，仍令我怦然心動。總忍不住要加速去追趕，興奮得像西部片裏馬背上的大盜，直到把它追進

了山洞。

一九七六年去英國，周榆瑞帶我和彭歌去劍橋一遊。我們在維多利亞車站的月台上候車，匆匆來往的人群，使人想起那許多著名小說裏的角色，在這「生之漩渦」裏捲進又捲出的神色與心情。火車出城了，一路上開得不快，看不盡人家後院曬著的衣裳，和紅磚翠籬之間明艷而動人的園藝。那年西歐大旱，耐旱的玫瑰卻恣肆著嬌紅。不過是八月底，英國給我的感覺卻是過了成熟焦點的晚秋，儘管是遲暮了，仍不失為美人。到劍橋飄起霏霏的細雨，更為那一幢幢儼整雅潔的中世紀學院平添了一分迷朦的柔美。經過人文傳統日琢月磨的景物，畢竟多一種沉潛的秀逸氣韻，不是鋁光閃閃的新廈可比。在空幻的雨氣裏，我們撐著黑傘，踱過劍河上的石洞拱橋，心底迴旋的是米爾頓牧歌中的抑揚名句，不是硤石才子的江南鄉音。紅磚與翠藤可以為證，半部英國文學史不過是這河水的回聲。雨氣終於濃成暮色，我們才揮別了燈暖如橘的康橋小站。往往，大旅途裏最具風味的，是這種一日來回的「便遊」(sidetrip)。

兩年後我去瑞典開會，回程順便一遊丹麥與西德，特意把斯德哥爾摩到哥本哈根的機票，換成黃底綠字的美麗火車票。這一程如果在雲上直飛，一小時便到了，但是在鐵軌上輪轉，從上午八點半到下午四點半，卻足足走了八個小時。雲上之旅海天一色，美得未免抽象。風火輪上八小時的滾滾滑行，卻帶我深入瑞典南部的四省，越過青青的麥田和黃豔豔的芥菜花田，攀過銀樺蔽天

杉柏密叢的山地，渡過北歐之喉的峨瑞升德海峽，在香熟的夕照裏駛入丹麥。瑞典是森林王國，火車上凡是門窗几椅之類都用木製，給人的感覺溫厚而可親。車上供應的午餐是烘麵包夾鮮蝦仁，灌以甘冽的嘉士伯啤酒，最合我的胃口。瑞典南端和丹麥北部這一帶，陸上多湖，海中多島，我在詩裏曾說這地區是「屠龍英雄的澤國，佯狂王子的故鄉」，想像中不知有多陰鬱，多神秘。其實，那時候正是春夏之交，緯度高遠的北歐日長夜短，柔藍的海峽上，遲暮的天色久久不肯落幕。我在延長的黃昏裏獨遊哥本哈根的夜市，向人魚之港的燈影花香裏，尋找疑真疑幻的傳說。

西德之旅，從杜塞爾多夫到科隆的一程，我也改乘火車。德國的車廂跟瑞典的相似，也是一邊是狹長的過道，另一邊是方形的隔間，裝飾古拙而親切，令人想起舊世界的電影。乘客稀少，由我獨佔一間，皮箱和提袋任意堆在長椅上。銀灰與橘紅相映的火車沿萊茵河南下，正自縱覽河景，查票員說科隆到了。剛要把行李提上走廊，猛一轉身，忽然瞥見蜂房蟻穴的街屋之上峻然拔起兩座黑黝黝的尖峰，瞬間的感覺，極其突兀而可驚，定下神來，火車已經駛進那一雙怪物，峭峻的尖塔下原來還整齊地繞著許多小塔，鋒芒逼人，拱衛成一派森嚴的氣象，那麼崇高而神秘，中世紀哥特式的肅然神貌聳在半空，無聞於下界瑣細的市聲。原來是科隆的大教堂，在萊茵河畔頂天立地已七百多歲。火車在轉彎。不知道是否因為微側，竟感覺那一對巨塔也峨然傾斜，令人吃驚。不知飛機回降時成何景象，至少火車進城的一幕十分壯觀。

三年裏去里昂參加國際筆會的年會，從巴黎到里昂，當然是乘火車，為了深入法國東部的田園詩裏，看各色的牛群，或黃或黑，或白底而花斑，嚼不盡草原上緩坡上遠連天涯的芳草萋萋。陌生的城鎮，點名一般地換著站牌。小村更一現即逝，總有白楊或青楓排列於鄉道，掩映著粉牆紅頂的村舍，襯以教堂的細瘦尖塔，那麼秀氣地針著遠天。席思禮、畢沙羅，在初秋的風裏吹弄著牧笛嗎？那年法國剛通了東南線的電氣快車，叫做Le TGV(Train a Grande Vitesse)，時速三百八十公里，在報上大勢宣揚。回程時，法國筆會招待我們坐上這驕紅的電鰻；由於座位是前後相對，我一路竟倒騎著長鰻進入巴黎。在車上也不覺得怎麼「風馳電掣」，頗感不過如此。今年初夏和紀綱、王藍、健昭、揚牧一行，從東京坐子彈車射去京都，也只覺其「穩健」而已。車到半途，天色漸昧，正吃著鰻魚佐飯的日本便當，吞著苦澀的札幌啤酒，車廂裏忽然起了騷動，驚歎不絕。在鄰客的探首指點之下，訝見富士山的雪頂白轟晚空，明知其為真實，卻影影綽綽，像一篇可怪的幻象。車行極快，不到三五分鐘，那一影淡白早已被近丘所遮。那樣快的變動，敢說浮世繪的畫師，戴笠跨劍的武士，都不曾見過。

台灣中南部的大學常請台北的教授前往授課，許多朋友不免每星期南下台中、台南或高雄。從前龔定龢奔波於北京與杭州之間，柳亞子說他「北駕南艤到白頭」。這些朋友在島上南北奔波，看樣子也會奔到白頭，不過如今是在雙軌之上，不是駕馬艤舟。我常笑他們是演《雙城記》，其實近幾十年來，自己在台北與香港之間，何嘗不是如此？在台北，三十年來我一直以廈門街為家。

現在的汀洲街二十年前是一條窄軌鐵路，小火車可通新店。當時年少，我曾在夜裏踏著軌旁的碎石，鞋聲軋軋地走回家去，有時索性走在軌道上，把枕木踩成一把平放的長梯。時常在冬日的深宵，詩寫到一半，正獨對天地之悠悠，寒顫的汽笛聲會一路沿著小巷嗚嗚傳來，淒清之中有其溫婉，好像在說：全台北都睡了，我也要回站去了，你，還要獨撐這傾斜的世界嗎？夜半鐘聲到客船，那是張繼。而我，總還有一聲汽笛。

在香港，我的樓下是山，山下正是九廣鐵路的中途。從黎明到深夜，在陽台下滾滾碾過的客車、貨車，至少有一百班。初來的時候，幾乎每次聽見過車過，都不禁要想起鐵軌另一頭的那一片土地，簡直像十指連心。十年下來，那樣的節拍也已聽慣，早成大寂靜裏的背景音樂，與山風海潮合成渾然一片的天籟了。那輪軌交磨的聲音，遠時哀沉，近時壯烈，清晨將我喚醒，深宵把我搖睡，已經潛入了我的脈搏，與我的呼吸相通。將來我回去台灣，最不慣的恐怕就是少了這金屬的節奏，那就是真正的寂寞了。也許應該把它錄下音來，用最敏感的機器，以備他日懷舊之需。附近有一條鐵路，就似乎把住了人間的動脈，總是有情的。

香港的火車電氣化之後，大家坐在冷靜如冰箱的車廂裏，忽然又懷起古來，隱隱覺得從前的黑頭老火車，曳著煤煙而且重重歎氣的那種，古拙剛愎之中仍不失可親的味道。在從前那種火車上，總有小販穿梭於過道，叫賣齋食與「鳳爪」，更少不了的是報販。普通票的車廂裏，不分三教九流，男女老幼，都雜雜沓沓地

坐在一起，有的默默看報，有的怔怔望海，有的瞌睡，有的啃雞爪，有的閑閑地聊天，有的慷慨激昂地痛論國事，但旁邊的主婦並不理會，只顧得呵斥自己的孩子。如果你要香港社會的樣品，這裏便是。週末的加班車上，更多廣州返來的回鄉客，一根扁擔，就挑盡了大包小籠。此情此景，總令我想起杜米葉(Honors Daumier)的名畫《三等車上》。只可惜香港沒有產生自己的杜米葉，而電氣化後的明淨車廂裏，從前那些汗氣、土氣的乘客，似乎一下子都不見了，小販子們也絕跡於月台。我深深懷念那個摩肩抵肘的時代。站在今日畫了黃線的整潔月台上，總覺得少了一點甚麼，直到記起了從前那一聲汽笛長嘯。

寫火車的詩很多，我自己都寫過不少。我甚至譯過好幾首這樣的詩，卻最喜歡土耳其詩人塔朗吉(Cahit Sitki Taranci)的這首：

去甚麼地方呢？這麼晚了，  
美麗的火車，孤獨的火車？  
淒苦是你汽笛的聲音，  
令人記起了許多事情。  
為甚麼我不該揮舞手巾呢？  
乘客多少都跟我有親。  
去吧，但願你一路平安，  
橋都堅固，隧道都光明。

一九八四年五月七日



## 中五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十七)

### 丈夫——沈從文

落了春雨，一共有七天，河水漲大了。

河中漲了水，平常時節泊在河灘的煙船妓船，離岸極近，船皆系在吊腳樓下的支柱上。

在四海春茶館樓上喝茶的閑漢子，伏身在臨河一面視窗，可以望到對河的寶塔“煙雨紅桃”好景致，也可以知道船上婦人陪客燒煙的情形。因為那麼近，上下都方便，有喊熟人的聲音，從上面或從下面喊叫，到後是互相見到了，談話了，取了親昵樣子，罵著野話粗話，於是樓上人會了茶錢，從濕而發臭的甬道走去，從那些骯髒地方走到船上了。

上了船，花錢半元到五塊，隨心所欲吃煙睡覺，同婦人毫無拘束的放肆取樂，這些在船上生活的大臀肥身年青女人，就用一個婦人的好處，服侍男子過夜。

船上人，她們把這件事也像其餘地方一樣稱呼，這叫做“生意”。她們都是做生意而來的。在名分上，那名稱與別的工作同樣，既不與道德相衝突，也並不違反健康。她們從鄉下來，從那些種田挖園的人家，離了鄉村，離了石磨同小牛，離了那年青而強健的丈夫，跟隨到一個熟人，就來到這船上做生意了。做了生意，慢慢的變成為城市裏人，慢慢的與鄉村離遠，慢慢的學會了一些只有城市裏才需要的惡德，於是這婦人就毀了。但那毀，是慢慢的，因為需要一些日子，所以誰也不去注意了。而且也仍然不缺少在任何情形下還依然會好好的保留著那鄉村純樸氣質的婦

人，所以在市的小河妓船上，決不會缺少年青女子的來路。

事情非常簡單，一個不亟亟于生養孩子的婦人，到了城市，能夠每月把從城市裏兩個晚上所得的錢，送給那留在鄉下誠實耐勞種田為生的丈夫處去，在那方面就可以過了好日子，名分不失，利益存在，所以許多年青的丈夫，在娶妻以後，把妻送出來，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種地安分過日子，也竟是極其平常的事。

這種丈夫，到什麼時候，想及那在船上做生意的年青的媳婦，或逢年過節，照規矩要見見媳婦的面了，自己便換了一身漿洗乾淨的衣服，腰帶上掛了那個工作時常不離口的短煙袋，背了整籮整簍的紅薯糍粑之類，趕到市上來，象訪遠親一樣，從碼頭第一號船上問起，一直到認出自己女人所在的船上為止。問明白了，到了船上，小心小心的把一雙布鞋放到艙外護板上，把帶來的東西交給了女人，一面使用著吃驚的眼睛，搜索女人的全身。這時節，女人在丈夫眼下自然已完全不同了。

大而油光的髮髻，用小鑷子扯成的細細眉毛，臉上的白粉同緋紅胭脂，以及那城市裏人神氣派頭，城市裏人的衣裳，都一定使從鄉下來的丈夫感到極大的驚訝，有點手足無措。那呆像是女人很容易清楚的。女人到後開了口，或者問：“那次五塊錢得了麼？”或者問：“我們那對豬養兒子了沒有？”女人說話時口音自然也完全不同了，變成象城市裏做太太的大方自由，完全不是在鄉下做媳婦的神氣了。

聽女人問到錢，問到家鄉豢養的豬，這作丈夫的看出自己做主人的身分，並不在這船上失去，看出這城裏奶奶還不完全忘記鄉下，膽子大了一點，慢慢的摸出煙管同火鏟。第二次驚訝，是煙管忽然被女人奪去，即刻在那粗而厚大的掌握裏，塞了一枝哈

德門香煙的緣故。吃驚也仍然是暫時的事，於是這做丈夫的，一面吸煙一面談話，……

到了晚上，吃過晚飯，仍然在吸那有新鮮趣味的香煙。來了客，一個船主或一個商人，穿生牛皮長統靴子，抱兜一角露出粗而發亮的銀鏈，喝過一肚子燒酒，搖搖盪盪的上了船。

一上船就大聲的嚷要親嘴要睡，那洪大而含糊的聲音，那勢派，都使這作丈夫的想起了村長同鄉紳那些大人物的威風，於是這丈夫不必指點，也就知道怯生生的往後艙鑽去，躲到那後艙上去低低的喘氣，一面把含在口上那枝捲煙摘下來，毫無目的的眺望河中暮景。夜把河上改變了，岸上河上已經全是燈火，這丈夫到這時節一定要想起家裏的雞同小豬，仿佛那些小小東西才是自己的朋友，仿佛那些才是親人，如今與妻接近，與家庭卻離得很遠，淡淡的寂寞襲上了身，他願意轉去了。

當真轉去沒有？不。三十裏路路上有豺狗，有野貓，有查夜的放哨的團丁，全是不好惹的東西，轉去自然做不到。船上的大娘自然還得留他上三元宮看夜戲，到四海春去喝清茶，並且既然到了市上，大街上的燈同城市中的人更不可不去看看。於是留下了，坐到後艙看河中景致，等候大娘的空暇。到後要上岸了，就由小陽橋上扳篷架到船頭；玩過後，仍然由那舊地方轉到船上，小心翼翼使聲音放輕，省得留在艙裏躺到床上燒煙的人發怒。

到要睡覺的時候，城裏起了更，西梁山上的更鼓冬冬響了一會，悄悄的從板縫裏看看客人還不走，丈夫沒有什麼話可說，就在艙上新棉絮裏一個人睡了。半夜裏，或者已睡著，或者還在胡思亂想，那媳婦抽空爬過了後艙，問是不是想吃一點糖。本來非常歡喜口含冰糖的脾氣，是做媳婦的記得清楚明白，所以即或

說已經睡覺，已經吃過，也仍然還是塞了一小片冰糖在口裏。媳婦用著略略抱怨自己那種神氣走去了，丈夫把冰糖含在口裏，正象僅僅為了這一點理由，就得原諒媳婦的行為，盡她在前艙陪客，自己也仍然很和平的睡覺了。

這樣的丈夫在黃莊多著，那裏出強健女子同忠厚男人。地方實在太窮了，一點點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貼地的鄉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勞的幹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時間，即或用紅薯葉子拌和糠灰充饑，總還不容易對付下去。地方雖在山中，離大河碼頭只三十裏，由於習慣，女子出鄉討生活，男人通明白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他懂事，女子名分上仍然歸他，養得兒子歸他，有了錢，也總有一部分歸他。

那些船排列在河下，一個陌生人，數來數去是永遠無法數清的。明白這數目，而且明白那秩序，記憶得出每一個船與搖船人樣子，是五區一個老水保。

水保是個獨眼睛的人。這獨眼就據說在年青時節因毆鬥殺過一個水上惡人，因為殺人，同時也就被人把眼睛摳瞎了。但兩隻眼睛不能分明的，他一隻眼睛卻辦到了。一個河裏都由他管事。他的權力在這些小船上，比一個中國的皇帝、總統在地面上的權力還統一集中。

漲了河水，水保比平時似乎忙多了。由於責任，他得各處去看看。是不是有些船上做父母的上了岸，小孩子在哭奶了。是不是有些船上在吵架，需要排難解紛。是不是有些船因照料無人，有溜去的危險。在今天，這位大爺，並且要到各處去調查一些從岸上發生影響到了水面的事情。岸上這幾天來發生三次小搶案，據公安局那方面人說，是凡地上小縫小罅都找尋到了，還是毫無

痕跡。地上小縫小罅都虧那些體面的在職人員找過，於是水保的責任便到了。他得了通知，就是那些說謊話的公安局辦事處通知，要他到半夜會同水面武裝員警上船去搜索“歹人”。

水保得到這個消息時是上半天。一個整白天他要做許多事。他要先盡一些從平日受人款待好酒好肉而來的義務了，於是沿了河岸，從第一號船起始，每個船上去談談話。他得先調查一下，問問這船上是不是留容得有不端正的外鄉人。

做水保的人照例是水上一霸，凡是屬於水面上事他無有不知。這人本來就是一個吃水上飯的人，是立於法律同官府對面，按照習慣被官吏來利用，處治這水上一切的。但人一上了年紀，世界成天變，變去變來這人有了錢，成過家，喝點酒，生兒育女，生活安舒，這人慢慢的轉成一個和平正直的人了。在職務上幫助了官府，在感情上卻親近了船家。在這些情形上面他建設了一個道德的模範。他受人尊敬不下於官，卻不讓人害怕討厭。他做了河船上許多妓女的乾爹。由於這些社會習慣的聯繫，他的行為處事是靠在水上人一邊的。

他這時正從一個木跳板上躍到一隻新油漆過的“花船”頭，那船位置在較清靜的一家蓮子鋪吊腳樓下。他認得這只船歸誰管，一上船就喊“七丫頭”。

沒有聲音。年青的女人不見出來，年老的掌班也不見出來。老年人很懂事情，以為或者是大白天有年青男子上船做呆事，就站在船頭眺望，等了一會。

過一陣他又喊了兩聲，又喊伯媽，喊五多；五多是船上的小毛頭，年紀十二歲，人很瘦，聲音尖銳，平時大人上了岸就守船，

買東西煮飯，常常挨打，愛哭，過一會兒又唱起小調來。但是喊過五多後，也仍然得不到結果。因為聽到艙裏又似乎實在有聲音，象人出氣，不象全上了岸，也不象全在做夢。水保就鉤身窺覷艙口，向暗處詢問是誰在裏面。

裏面還是不作答。

水保有點生氣了，大聲的問，“你是哪一個？”裏面一個很生疏的男子聲音，又虛又怯回答說，“是我。”接著又說，“都上岸去了。”

“都上岸了麼？”

“上岸了。她們……”

好象單單是這樣答應，還深恐開罪了來人，這時覺得有一點義務要盡了，這男子於是從暗處爬出來，在艙口，小心小心扳到篷架，非常拘束的望到來人。

先是望到那一對峨然巍然似乎是為柿油塗過的豬皮靴子，上去一點是一個赭色柔軟麂皮抱兜，再上去是一雙回環抱著的手，滿是青筋黃毛，手上有顆其大無比的黃金戒指，再上去才是一塊正四方形象是無數橘子皮拚合而成的臉膛。

這男子，明白這是有身分的主顧了，就學到城市裏人說話，說，“大爺，您請裏面坐坐，她們就回來。”

從那說話的聲音，以及幹漿衣服的風味上，這水保一望就明白這個人是才從鄉下來的種田人。本來女人不在就想走，但年青人忽然使他發生了興味，他留著了。

“你從什麼地方來的？”他問他，為了不使人拘束，水保取

得是做父親的和平樣子，望到這年青人。“我認不得你。”

他想了一下，好象也並不認得客人，就回答，“我昨天來的。”

“鄉下麥子抽穗了沒有？”

“麥子嗎？水碾子前我們那麥子，哈，我們那豬，哈，我們那……”

這個人，像是忽然明白了答非所問，記起了自己是同一個有身分的城裏人說話，不應當說“我們”，不應當說我們“水碾子”同“豬”，把字眼用錯，所以再也接不下去了。

因為不說話，他就怯怯的望到水保笑，他要人瞭解他，原諒他——他是個正派人，並不敢有意張三拿四。

水保是懂這個意思的。且在這對話中，明白這是船上人的親戚了，他問年青人，“老七到什麼地方去了，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這時節，這年青人答語小心了。他仍然說，“是昨天來的。”

他又告水保，他“昨天晚上來的。”末了才說，老七同掌班、五多上岸燒香去了，要他守船。因為守船必得把守船身分說出，他還告給了水保，他是老七的“漢子”。

因為老七平常喊水保都喊乾爹，這乾爹第一次認識了女婿，不必挽留，再說了幾句，不到一會兒，兩人皆爬進艙中了。

艙中有個小小床鋪，床上有錦綢同紅色印花洋布鋪蓋，折迭得整整齊齊。來客照規矩應當坐在床沿。光線從艙口來，所以在外面以為艙中極黑，在裏面卻一切分明。

年青人為客找煙捲，找自來火，毛腳毛手打翻了身邊一個貯栗子的小罇子，圓而發烏金光澤的板栗在薄明的船艙裏各處滾去，年青人各處用手去捕捉，仍然放到小壇中去，也不知道應當請客人吃點東西。但客人卻毫不客氣，從艙板上把栗拾起咬破了吃，且說這風乾的栗子真好。

“這個很好，你不歡喜麼？”因為水保見到主人並不剝栗子吃。

“我歡喜。這是我屋後栗樹上長的。去年結了好多，乖乖的從刺球裏爆出來，我歡喜。”他笑了，近於提到自己兒子模樣，很高興說這個話。

“這樣大栗子不容易得到。”

“我一個一個選出來的。”

“你選？”

“是的，因為老七歡喜吃這個，我才留下來。”

“你們那裏可有猴栗？”

“什麼猴栗？”

水保就把故事所說的“猴子在大山上住，被人辱罵時，拋下拳大栗子打人。人想這栗子，就故意去山下罵醜話，預備撿栗子。”——說給鄉下人聽。

因為栗子，正苦無話可說的年青人，得到同情他的人。

他就告水保另外屬於栗子的種種事情。他知道的鄉下問題可多咧。於是他說到地名“栗坳”的新聞。又說到一種栗木作成的犁具如何結實合用。這人是太需要說到這些了。昨天來一晚上都有客人吃酒燒酒，把自己關閉在小船後梢，同五多說話，五多睡得成死豬。今天一早上，本來應當有機會同媳婦談到鄉下事情了，

女人又說要上岸過七裏橋燒香，派他一個人守船。坐到船上等了半天，還不見人回，到後梢去看河上景致，一切新奇不同，全只給自己發悶。先一時，正睡在艙裏，就想這滿江大水若到鄉下漲，魚梁上不知道應當有多少鯉魚上樑！把魚捉來時，用柳條穿鰓到太陽下去曬，正計算到那數目，總算不清楚。忽然客人來到船上，似乎一切魚都爭著跳進水中去了。

來了客人，且在神氣上看出來人是並不拒絕這些談話的，所以這年青人，凡是預備到同自己媳婦在枕邊訴說的各樣事情，這時得到了一個好機會，都拿來同水保談了。

他告給水保許多鄉下情形，說到小豬搗亂的脾氣，叫小豬名字是“乖乖”，又說到新由石匠整治過的那副石磨，順便告給了一個石匠的笑話。又說到一把失去了多久的鐮刀，一把水保夢想不到的小鐮刀，他說，“你瞧，奇怪不奇怪？我賭咒我各處都找到了。我們的床下，門枋上，倉角裏，什麼不找到？它躲了。躲貓貓一樣，不見了。我為這件事罵過老七。老七哭過。可還是不見。鬼打岩，濛濛眼，原來它躲在屋樑上飯籬裏！半年躲在飯籬裏！它吃飯！一身鏽得象生瘡。這東西多狡猾！我說這個你明白我沒有？怎麼會到飯籬裏半年？那是一隻做樣子的東西，掛到門窗上。我記起那事了，是我削楔子，手上刮了皮，流了血，生了大氣，賭氣把刀一丟。……到水上磨了半天，還不錯，仍然能吃肉，你一不小心，就得流血。我還不曾同老七說到這個，她不會忘記那哭得傷心的一回事。找到了，哈哈，真找到了。”

“找到它就好了。”

“是的，得到了它那是好的。因為我總疑心這東西是老七掉到溪裏，不好意思說明。我知道她不騙我了。我明白了。我知道她受了冤屈，因為我說過：‘找不出麼？那我就要打人！’我不曾動過手。可是生氣時也真嚇人。她哭了半夜！”

“你不是用得著它割草麼？”

“嗨，哪里，用處多咧。是小鐮刀，那麼精巧，你怎麼說是割草？那是削一點薯皮，刮刮簫：這些這些用的。小得很，值三百錢，鋼火妙極了。我們都應當有這樣一把刀放到身邊，不明白麼？”

水保說，“明白明白：都應當有一把，我懂你這個話。”

他以為水保當真是懂的，什麼也說到了，甚至於希望明年來一個小寶寶，這樣只合宜於同自己的媳婦睡到一個枕頭上商量的話也說到了。年青人毫無拘束的還加上許多粗話蠢話。說了半天，水保起身要走了，他才記起問客人貴姓。

“大爺，您貴姓？留一個片子到這裏，我好回話。”

“不用不用。你只告她有這麼一個大個兒到過船上，穿這樣大靴子。告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來。”

“不要接客，您要來？”

“就是這樣說，我一定要來的。我還要請你喝酒。我們是朋友。”

“我們是朋友，是朋友。”

水保用他那大而肥厚的手掌，拍了一下年青人的肩膊，從船頭上岸，走到別一個船上去了。

在水保走後，年青人就一面等候一面猜想這個大漢子是誰。他還是第一次同這樣尊貴的人物談話。他不會忘記這很好的印象的。人家今天不僅是同他談話，還喊他做朋友，答應請他喝酒！他猜想這人一定是老七的“熟客”。他猜想老七一定得了這人許多錢。他忽然覺得愉快，感到要唱一個歌了，就輕輕的唱了一首山歌。用四溪人體裁，他唱得是“水漲了，鯉魚上樑，大的有大

草鞋那麼大，小的有小草鞋那麼小。”

但是等了一會還不見老七回來，一個鬼也不回來，他又想起那大漢子的丰采言談了。他記起那一雙靴子，閃閃發光，以為不是極好的山柿油塗到上面，是不會如此體面好看的。他記起那黃而發沉的戒子，說不分明那將值多少錢，一點不明白那寶貝為什麼如此可愛。他記起那偉人點頭同發言，一個督撫的派頭，一個軍長的身分——這是老七的財神！他於是又唱了一首歌。用楊村人不莊重口吻，唱得是“山坳的團總燒炭，山腳的地保爬灰；爬灰紅薯才肥，燒炭臉龐發黑。”

到午時，各處船上都已有有人燒飯了。濕柴燒不燃，煙子各處竄，使人流淚打嚏，柴煙平鋪到水面時如薄綢。聽到河街館子裏大師傅用鏟子敲打鍋邊的聲音，聽到鄰船上白菜落鍋的聲音，老七還不見回來。可是船上燒濕柴的本領年青人還沒有學到，小鋼灶總是冷冷的不發吼。做了半天還是無結果，只有把它放下一個辦法了。

應當吃飯時候不得飯吃，人餓了，坐到小凳上敲打艙板，他仍然得想一點事情。一個不安分的估計在心上滋長了。正似乎為裝滿了錢鈔便極其驕傲模樣的抱兜，在他眼下再現時，把原有的和平已失去了。一個用酒糟同紅血所捏成的橘皮紅色四方臉，也是極其討厭的神氣，保留到印象上。並且，要記憶有什麼用？他記憶得到那囑咐，是當到一個丈夫面前說的！“今晚上不要接客，我要來。”該死的話，是那麼不客氣的從那吃紅薯的大口裏說出！為什麼要說這個？有什麼理由要說這個？……

胡想使他心上增加了憤怒，饑餓重複揪著了這憤怒的心，便有一些原始人就不缺少的情緒，在這個年青簡單的人情緒中長大

不已。

他不能再唱一首歌了。喉嚨為妒嫉所扼，唱不出什麼歌。

他不能再有什麼快樂。按照一個種田人的脾氣，他想到明天就要回家。

有了脾氣再來燒火，自然更不行了，於是把所有的柴全丟到河裏去了。

“雷打你這柴！要你到洋里海裏去！”

但那柴是在兩三丈以外，便被別個船上的人撈起了的。那船上人似乎一切都準備好了，正等待一點從河面漂流而來的濕柴，把柴撈上，即刻就見到用廢纜一段引火，且即刻滿船發煙，火就帶著小小爆裂聲音燃好了。看到這一切，新的憤怒使年青人感到羞辱，他想不必等待人回船就要走路。

在街尾遇到女人同小毛頭五多兩個人，正牽了手說著笑著走來。五多手上拿得有一把胡琴，嶄新的樣子，這是做夢也不曾遇到的一件傢夥！

“你走哪里去？”

“我——要回去” “要你看船船也不看，要回去。什麼人得罪了你，這樣小氣？”

“我要回去，你讓我回去。”

“回到船上去！”

看看媳婦，樣子比說話還硬勁。並且看到那一張胡琴，明知道這是特別買來給他的，所以再不能堅持，摸了摸自己發燒的額

角，幽幽的說，“回去也好，回去也好”，就跟了媳婦的身後跑轉船上。

掌班大娘也趕來了，原來提了一副豬肺，好象東西只是乘便偷來的，深恐被人追上帶到衙門裏去。所以跑得顴骨發了紅，喘氣不止。大娘一上船，女人在艙中就喊：

“大娘，你瞧，我家漢子想走！”

“誰說的，戲都不看就走！”

“我們到街口碰到他，他生氣樣子，一定是怪我們不早回來。”

“那是我的錯；是菩薩的錯；是屠戶的錯。我不該同屠戶為一個錢吵鬧半天，屠戶不該肺裏灌這樣多水。”

“是我的錯。”陪男子在艙裏的女人，這樣說了一句話，坐下了。對面是男子漢。她於是有意地在把衣服解換時，露出極風情的紅綾胸襟。胸襟上繡了“鴛鴦戲荷”。

男子覷著，不說話。有說不出的什麼東西，在血裏竄著湧著。在後梢，聽到大娘同五多談著柴米。

“怎麼我們的柴都被誰偷去了！”

“米是誰淘好的？”

“一定是火燒不燃。……姐夫是鄉下人，只會燒松香。”

“我們不是昨天才解散一捆柴麼？”

“都完了。”

“去前面搬一捆，不要說了。”

“姐夫只知道淘米！”

聽到這些話的年青漢子，一句話不說，靜靜的坐在艙裏，望到那一把新買來的胡琴。

女人說，“弦都配好了，試拉拉看。”

先是不作聲，到後把琴擱在膝上，查看松香。調琴時，生疏的音從指間流出，拉琴人便快樂的微笑了。

不到一會，滿艙是煙，男子被女人喊出去，仍然把琴拿到外面去，站在船頭調弦。

到後吃中飯時，五多說：

“姐夫，你回頭拉‘孟薑女哭長城’，我唱。”

“我不會拉。”

“我聽說你拉得很好，你騙我謊我。”

“我不騙你。”

大娘說，“我聽老七說你拉得好，所以到廟裏，一見這琴，我就想起你才說就為姐夫買回去吧。是運氣，爛賤就買來了。

這到鄉裏一塊錢還恐怕買不到，不是麼？”

“是的。值多少錢？”

“一吊六。他們都說值得！”

五多說，“誰說值得？”

大娘很生氣的說，“毛丫頭，誰說不值得？你知道什麼！撕你的嘴！”

因為這琴是從一個賣琴熟人手上拿來，一個錢不花，聽到大娘的謊話，五多分辯，大娘就罵五多，老七卻笑了。男子以為這是笑大娘不懂事，所以也在一旁乾笑。

男子先把飯吃完，就動手拉琴，新琴聲音又清又亮，五多高興到得意忘形，放下碗筷唱將起來，被大娘結結實實打了一筷子頭，才忙著吃飯、收碗、洗鍋子。

到了晚上，前艙蓋了篷，男子拉琴，五多唱歌，老七也唱歌，美孚燈罩子有紅紙剪成的遮光帽，全艙燈光紅紅的如辦大喜事，年青人在熱鬧中像過年，心上開了花。可是過不久，有兵士從河街過身，喝得爛醉，聽到這聲音了。

兩個醉鬼踉踉蹌蹌到了船邊，兩手全是污泥，用手扳船，口含胡桃那麼混混胡胡的嚷叫：

“什麼人唱，報上名來！唱得好，賞一個五百。不聽到麼？老子賞你五百！”

裏面琴聲戛然而止，沉靜了。

醉鬼用腳不住踢船，蓬蓬蓬發出鈍而沉悶的聲音，且想推篷，搜索不到篷蓋接樁處，於是又叫嚷，“不要賞麼，婊子狗造的？裝聾，裝啞？什麼人敢在這裏作樂？我怕誰？皇帝我也不怕。大爺，我怕皇帝我不是人！我們軍長師長，都是混賬王八蛋！是皮蛋雞蛋，寡了的臭蛋！我才不怕。”

另一個喉嚨發沙的說道：

“騷婊子？出來拖老子上船！”

且即刻聽到用石頭打船篷，大聲的辱罵祖宗。一船人都嚇慌了。大娘忙把燈扭小一點，走出去推篷，男子聽到那洶洶聲氣，夾了胡琴就往後艙鑽去。不一會，醉人已經進到前艙了。兩個人一面說著野話一面要爭到同老七親嘴，同大娘五多親嘴。且聽到問：“是什麼人在此唱歌作樂，把拉琴的抓來再給老子唱一個歌。”

大娘不敢作聲，老七也無主意了，兩個酒瘋子就大聲的罵人。

“臭貨，喊龜子出來，跟老子拉琴，賞一千！英雄蓋世的曹孟德也不會這樣大方！我賞一千，一千個紅薯，快來，不出來我

燒掉你們這只船！聽著沒有，老東西！？趕快，莫讓老子們生了氣，燈籠子認不得人？”

“大爺，這是我們自己家幾個人玩玩，不是外人……”

“不！不！不！老婊子，你不中吃。你老了，皺皮柑！快叫拉琴的來！雜種！我要拉琴，我要自己唱！”一面說一面便站起身來，想向後艙去搜尋。大娘弄慌了，把口張大合不攏去。老七急中生智，拖著那醉鬼的手，安置到自己的大奶上。

醉人懂到這意思，又坐下了。“好的，妙的，老子出得起錢，老子今天晚上要到這裏睡覺！孤王酒醉在桃花宮，韓素梅生來好容貌……”

這一個在老七左邊躺下去後，另一個不說什麼，也在右邊躺了下去。

年青人聽到前艙仿佛安靜了一會，在隔壁輕輕的喊大娘。

正感到一種侮辱的大娘，悄悄爬過去，男子還不大分明是什麼事情，問大娘：

“什麼事情？”

“營上的副爺，醉了，象貓，等一會兒就得走。”

“要走才行。我忘記告你們了，今天有一個大方臉人來，好象大官，吩咐過我，他晚上要來，不許留客。”

“是腳上穿大皮靴子，說話象打鑼麼？”

“是的，是的。他手上還有一個大金戒子。”

“那是老七乾爹。他今早上來過了麼？”

“來過的。他說了半天話才走，吃過些幹栗子。”

“他說些什麼？”

“他說一定要來，一定莫留客，……還說一定要請我喝酒。”



大娘想想，來做什麼？難道是水保自己要來歇夜？難道是老對老，水保注意到……想不通，一個老鴿雖一切醜事做成習慣，什麼也不至於紅臉，但被人說到“不中吃”時，是多少感到一種羞辱的。她悄悄的回到前艙，看前艙新事情不成樣子，扁了扁癟嘴，罵了一聲豬狗，終歸又轉到後艙來了。

“怎麼？”

“不怎麼。”

“怎麼，他們走了？”

“不怎麼，他們睡了。”

“睡了？”

大娘雖不看清楚這時男子的臉色，但她很懂這語氣，就說：“姐夫，你難得上城來，我們可以上岸玩去。今夜三元宮夜戲，我請你坐高臺子，是‘秋胡三戲結髮妻’。”

男子搖頭不語。

兵士胡鬧一陣走後，五多大娘老七都在前艙燈光下說笑，說那兵士的醉態。男子留在後艙不出來。大娘到門邊喊過了二次，不答應，不明白這脾氣從什麼地方發生。大娘回頭就來檢查那四張票子的花紋，因為她已經認得出票子的真假了。

票子倒是真的，她在燈光下指點給老七看那些記號，那些花，且放到鼻子上嗅嗅，說這個一定是清真館子裏找出來的，因為有牛油味道。

五多第二次又走過去，“姐夫，姐夫，他們走了，我們來把那個唱完，我們還得……”

女人老七像是想到了什麼心事，拉著了五多，不許她說話。一切沉默了。男子在後艙先還是正用手指扣琴弦，作小小聲音，這時手也離開那弦索了。

三個女人都聽到從河街上飄來的鑼鼓噴吶聲音，河街上一個做生意人辦喜事，客來賀喜，大唱堂戲，一定有一整夜熱鬧。

過了一會，老七一個人輕腳輕手爬到後艙去，但即刻又回來了。

大娘問：“怎麼了？”

老七搖搖頭，歎了一口氣。

先以為水保恐怕不會來的，所以大家仍然睡了覺，大娘老七五多三個人在前艙，只把男子放到後面。

查船的在半夜時，由水保領來了，水面鴉雀無聲，四個全副武裝員警守在船頭，水保同巡官晃著手電筒進到前艙。這時大娘已把燈擦明瞭，她經驗多，懂得這不是大事情。老七披了衣坐在床上，喊乾爹，喊巡官老爺，要五多倒茶。五多還睡意迷蒙，只想到夢裏在鄉下摘三月莓。

男子被大娘搖醒揪出來，看到水保，看到一個穿黑制服的大人物，嚇得不能說話，不曉得有什麼嚴重事情發生。

那巡官裝成很有威風的神氣開了口：“這是什麼人？”

水保代為答應，“老七的漢子，才從鄉下來走親戚。”

老七說道，“老爺，他昨天才來的。”

巡官看了一會兒男子，又看了一會兒女人，仿佛看出水保的話不是謊話，就不再說話了，隨意在前艙各處翻翻。待注意到那個貯風乾栗子的小鑊子時，水保便抓了一大把栗子塞到巡官那件體面制服的大口袋裏去，巡官只是笑，也不說什麼。

一夥人一會兒就走到另一船上去了。大娘剛要蓋篷，一個員警回來傳話：

“大娘，大娘，你告老七，巡官要回來過細考察她一下，你懂不懂？”

大娘說，“就來麼？”

“查完夜就來。”

“當真嗎？”

“我什麼時候同你這老婊子說過謊？”

大娘很歡喜的樣子，使男子很奇怪，因為他不明白為什麼巡官還要回來考察老七。但這時節望到老七睡起的樣子，上半晚的氣已經沒有了，他願意講和，願意同她在床上說點家常私話，商量件事情，就傍床沿坐定不動。

大娘像是明白男子的心事，明白男子的欲望，也明白他不懂事，故只同老七打知會，“巡官就要來的！”

老七咬著嘴唇不作聲，半天發癡。

男子一早起來就要走路，沉默的一句話不說，端整了自己的草鞋，找到了自己的煙袋。一切歸一了，就坐到那矮床邊沿，像是有話說又說不出口。

老七問他，“你不是昨晚上答應過乾爹，今天到他家中吃中

飯嗎？”

“……”搖搖頭，不作答。

“人家特意為你辦了酒席，好意思不領情？”

“……”

“戲也不看看麼？”

“……”

“滿天紅的暈油包子，到半日才上籠，那是你歡喜的包子。”

“……”

一定要走了，老七很為難，走出船頭呆了一會，回身從荷包裏掏出昨晚上那兵士給的票子來，點了一下數，一共四張，捏成一把塞到男子左手心裏去。男子無話說，老七似乎懂到那意思了，“大娘，你拿那三張也把我。”大娘將錢取出，老七又把這錢塞到男子右手心裏去。

男子搖搖頭，把票子撒到地下去，兩隻大而粗的手掌搗著臉孔，象小孩子那樣莫名其妙的哭了起來。

五多同大娘看情形不好，一齊逃到後艙去了。五多心想這真是怪事，那麼大的人會哭，好笑。可是她並不笑。她站在船後梢舵，看見掛在梢艙頂梁上的胡琴，很願意唱一個歌，可是不知為什麼也總唱不出聲音來。

水保來船上請遠客吃酒，只有大娘同五多在船上。問到時，才明白兩夫婦一早都回轉鄉下去了。

中五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十八)

父親的玳瑁——魯彥

在牆腳根刷然溜過的那黑貓的影，又觸動了我對於父親的玳瑁的懷念。

淨潔的白毛的中間，夾雜些淡黃的雲霞似的柔毛，恰如透明的婦人的玳瑁首飾的那種貓兒，是被稱為“玳瑁貓”的。我們家裡的貓兒正是那一類，父親就給了它“玳瑁”這個名字。

在近來的這一匹玳瑁之前，我們還曾有過另外的一匹。它有著同樣的顏色，得到了同樣的名字，同是從我姊姊家裡帶來，一樣地為我們所愛。

但那是我不幸的妹妹的玳瑁，它曾經和她盤桓了十二年的歲月。

而現在的這一匹，是屬於父親的。

它什麼時候來到我們家裡，我不很清楚，據說大約已有三年光景了。父親給我的信，從來不曾提過它。在他的理智中，仿佛以為玳瑁畢竟是一匹小小的獸，比不上任何的家事，足以通知我似的。

但當我去年回到家裡的時候，我看到了父親和玳瑁的感情了。

每當廚房的碗筷一搬動，父親在後房餐桌邊坐下的時候，玳瑁便在門外“咪咪”地叫了起來。這叫聲是只有兩三聲，從不多叫的。它仿佛在問父親，可不可以進來似的。

於是父親就說了，完全像對什麼人說話一樣：

“玳瑁，這裡來！”

我初到的幾天，家裡突然增多了四個人，在玳瑁似乎感覺到熱鬧與生疏的恐懼，常不肯即刻進來。

“來吧，玳瑁！父親望著門外，不見它進來，又說了。”

但是玳瑁只回答了兩聲“咪咪”，仍在門外徘徊著。

“小孩一樣，看見生疏的人，就怕進來了。”父親笑著對我們說。

但是過了一會，玳瑁在大家的不注意中，已經躍上了父親的膝上。

“哪，在這裡了。”父親說。

我們彎過頭去看，它伏在父親的膝上，睜著略帶懼怯的眼望著我們，仿佛預備逃遁似的。

父親立刻理會它的感覺，用手撫摩著它的頸背，說：“困吧，玳瑁。”一面他又轉過來對我們說：“不要多看它，它像姑娘一樣的呢。”

我們吃著飯，玳瑁從不跳到桌上來，只是靜靜地伏在父親的膝上。有時魚腥的氣息引誘了它，它便偶爾伸出半個頭來望了一望，又立刻縮了回去。它的腳不肯觸著桌。這是它的規矩，父親告訴我們說，向來是這樣的。

父親吃完飯，站起來的時候，玳瑁便先走出門外去。它知道父親要到廚房裡去給它預備飯了。那是真的。父親從來不曾忘記過，他自己一吃完飯，便去添飯給玳瑁的。玳瑁的飯每次都有魚

或魚湯拌著。父親自己這幾年來對於魚的滋味據說有點厭，但即使自己不吃，他總是每次上街去，給玳瑁帶了一些魚來，而且給它儲存著的。

白天，玳瑁常在儲藏東西的樓上，不常到樓下的房子裡來。但每當父親有什麼事情將要出去的時候，玳瑁像是在樓上看著的樣子，便溜到父親的身邊，繞著父親的腳轉了幾下，一直跟父親到門邊。父親回來的時候，它又像是在什麼地方遠遠望著，靜靜地傾聽著的樣子，待父親一跨進門限，它又在父親的腳邊了。它並不時時刻刻跟著父親，但父親的一舉一動，父親的進出，它似乎時刻在那裡留心著。

晚上，玳瑁睡在父親的腳後的被上，陪伴著父親。

我們回家後，父親換了一個寢室。他現在睡到弄堂門外一間從來沒有人去的房子裡了。

玳瑁有兩夜沒有找到父親，只在原地方走著，叫著。它第一夜跳到父親的床上，發現睡著的是我們，便立刻跳了出去。

正是很冷的天氣。父親紀念著玳瑁夜裡受冷，說它恐怕不會想到他會搬到那樣冷落的地方去的。而且晚上弄堂門又關得很早。

但是第三天的夜裡，父親一覺醒來，玳瑁已在床上睡著了，靜靜地，“咕咕”念著貓經。

半個月後，玳瑁對我也漸漸熟了。它不復躲避我。當它在父親身邊的時候，我伸出手去，輕輕撫摩著它的頸背，它伏著不動。然而它從不自己走近我。我叫它，它仍不來。就是母親，她是永久和父親在一起的，它也不肯走近她。父親呢，只要叫一聲“玳

瑁”，甚至咳嗽一聲，它便不曉得從什麼地方溜出來了，而且繞著父親的腳。

有兩次玳瑁到鄰居去游走，忘記了吃飯。我們大家叫著“玳瑁玳瑁”，東西尋找著，不見它回來。父親卻猜到它那裡去了。他拿著玳瑁的飯碗走出門外，用筷子敲著，只喊了兩聲“玳瑁”，玳瑁便從很遠的鄰屋上走來了。

“你的聲音像格外不同似的，”母親對父親說，“只消叫兩聲，又不大，它便老遠地聽見了。”

“是哪，它只聽我管的哩。”

對於寂寞地度著殘年的老人，玳瑁所給與的是兒子和孫子的安慰，我覺得。

六月四日的早晨，我帶著戰慄的心重到家裡，父親只躺在床上遠遠地望了我一下，便疲倦地合上了眼皮。我悲苦地牽著他的手在我的面上撫摩。他的手已經有點生硬，不復像往日柔和地撫摩玳瑁的頸背那麼自然。據說在頭一天的下午，玳瑁曾經跳上他的身邊，悲鳴著，父親還很自然地撫摩著它，親密地叫著“玳瑁”。而我呢，已經遲了。

從這一天起，玳瑁便不再走進父親的以及和父親相連的我們的房了。我們有好幾天沒有看見玳瑁的影子。我代替了父親的工作，給玳瑁在廚房裡備好魚拌的飯，敲著碗，叫著“玳瑁”。玳瑁沒有回答，也不出來。母親說，這幾天家裡人多，鬧得很，它該是躲在樓上怕出來的。於是我把飯碗一直送到樓上。然而玳瑁仍沒有影子。過了一天，碗裡的飯照樣地擺在樓上，只飯粒乾癟

了一些。

玳瑁正懷著孕，需要好的滋養。一想到這，大家更其焦慮了。

第五天早晨，母親才發現給玳瑁在廚房預備著的另一隻飯碗裡的飯略略少了一些。大約它在沒有人的夜裡走進了廚房。它應該是非常饑餓了。然而仍像吃不下的樣子。

一星期後，家裡的戚友漸漸少了。玳瑁仍不大肯露面。無論誰叫它，都不答應，偶然在樓梯上溜過的後影，顯得憔悴而且瘦削，連那懷著孕的肚子也好像小了一些似的。

一天一天家裡愈加冷靜了。滿屋裡主宰著靜默的悲哀。一到晚上，人還沒有睡，老鼠便吱吱叫著活動起來，甚至我們房間的樓上也在叫著跑著。玳瑁是最會捕鼠的。當去年我們回家的時候，即使它跟著父親睡在遠一點的地方，我們的房間裡從沒有聽見過老鼠的聲音，但現在玳瑁就睡在隔壁的樓上，也不過問了。我們毫不埋怨它。我們知道它所以這樣的原因。

可憐的玳瑁。它不能再聽到那熟識的親密的聲音，不能再得到那慈愛的撫摩，它是在怎樣的悲傷呵！

三星期後，我們全家要離開故鄉。大家預先就在商量，怎樣把玳瑁帶出來。但是離開預定的日子前一星期，玳瑁生了小孩了。我們看見它的肚子松癟著。

怎樣可以把它帶出來呢？

然而為了玳瑁，我們還是不能不帶它出來。我們家裡的門將要全鎖上。鄰居們不會像我們似地愛它，而且大家全吃著素菜，不會捨得買魚飼它。單看玳瑁的脾氣，連對於母親也是冷淡的，

決不會喜歡別的鄰居。

我們還是決定帶它一道來上海。

它生了幾個小孩，什麼樣子，放在那裡，我們雖然極想知道，卻不敢去驚動玳瑁。我們預定在飼玳瑁的時候，先捉到它，然後再尋覓它的小孩。因為這幾天來，玳瑁在吃飯的時候，已經不大避人，捉到它應該是容易的。

但是兩天後，我們十幾歲的外甥遏抑不住他的熱情了。不知怎樣，玳瑁的孩子們所在的地方先被他很容易地發見了。它們原來就在樓梯門口，一隻半掩著的糠箱裡。玳瑁和它的小孩們就住在這裡，是誰也想不到的。外甥很喜歡，叫大家去看。玳瑁已經溜得遠遠地在懼怯地望著。

我們想，既然玳瑁已經知道我們發覺了它的小孩的住所，不如便先把它的小孩看守起來，因為這樣，也可以引誘玳瑁的來到，否則它會把小孩銜到更沒有人曉得的地方去的。

於是我們便做了一個更安適的窠，給它的小孩們，攜進了以前父親的寢室，而且就在父親的床邊。

那裡是四個小孩，白的，黑的，黃的，玳瑁的，都還沒有睜開眼睛。貼著壓著，鑽成一團，肥圓的。捉到它們的時候，偶然發出微弱的老鼠似的吱吱的鳴聲。

“生了幾隻呀？”母親問著。

“四隻。”

“嗨，四隻！怪不得！扛了你父親的棺材，不要再扛我的呢！”母親歎息著，不快活地說。

大家聽著這話，愣住了。

“把它們丟出去！”外甥叫著說，但他同時卻又喜悅地撫摩著玳瑁的小孩們，捨不得走開。

玳瑁現在在樓上尋覓了，它大聲地叫著。

“玳瑁，這裡來，在這裡，”我們學著父親仿佛對人說話似地叫著玳瑁說。

但是玳瑁像只懂得父親的話，不能瞭解我們說什麼。它在樓上尋覓著，在弄堂裡尋覓著，在廚房裡尋覓著，可不走進以前父親天天夜裡帶著它睡覺的房子。我們有時故意作弄它的小孩們，使它們發出微弱的鳴聲。玳瑁仍像沒有聽見似的。

過了一會，玳瑁給我們女工捉住了。它似乎餓了，走到廚房去吃飯，卻不妨給她一手捉住了頸背的皮。

“快來！快來！捉住了！”她大聲叫著。

我扯了早已預備好的繩圈，跑出去。

玳瑁大聲地叫著，用力地掙扎著。待至我伸出手去，還沒抱住玳瑁，女工的手一松，玳瑁溜走了。

它再不到廚房裡去，只在樓上叫著，尋覓著。

幾點鐘後，我們只得把玳瑁的小孩們送回樓上。它們顯然也和玳瑁似地在忍受著饑餓和痛苦。

玳瑁又靜默了，不到十分鐘，我們已看不見它的小孩們的影子。現在可不必再費氣力，誰也不會知道它們的所在。

有一天一夜，玳瑁沒有動過廚房裡的飯。以後幾天，它也只在夜裡。待大家睡了以後到廚房裡去。

我們還想設法帶玳瑁出來，但是母親說：

“隨它去吧，這樣有靈性的貓，那裡會不曉得我們要離開這裡。要出去自然不會躲開的。你們看它，父親過世以後，再也不忍走進那兩間房裡，並且幾天沒有吃飯，明明在非常的傷心。現在怕是還想在這裡陪伴你們父親的靈魂呢。它原是你父親的。”

我們只好隨玳瑁自己了。它顯然比我們還捨不得父親，捨不得父親所住過的房子，走過的路以及手所撫摸過的一切。父親的聲音，父親的形象，父親的氣息，應該都還很深刻地縈繞在它的腦中。

可憐的玳瑁，它比我們還愛父親！

然而玳瑁也太淒慘了。以後還有誰再像父親似地按時給它好的食物，而且慈愛地撫摩著它，像對人說話似地一聲聲地叫它呢？

離家的那天早晨，母親曾給它留下了許多給孩子吃的稀飯在廚房裡。門雖然鎖著，玳瑁應該仍然曉得走進去。鄰居們也曾答應代我們給它飼料。然而又怎能和父親在的時候相比呢？

現在距我們離家的時候又已一月多了。玳瑁應該很健康著，它的小孩們也該是很活潑可愛了吧？

我希望能再見到和父親的靈魂永久同在著的玳瑁。

中五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十九)

家具與家人——葉輝

起初是一張高腳床，床底高敞得可以捉迷藏。裡面有米缸水靴火水泵木梯報紙等等。床畔有一張丁方桌，桌的四端可以拉起來，上了活門，變成一張圓桌了。桌的下身是一個紗櫃，放碗碟筷子飯殼和吃剩的菜，有時放一罐壽星公煉奶。桌旁有張木凳，本來是棕色的，後來坐得黑黑亮亮了。那時沒有衣櫃，只有兩個皮？和一個藤？，後來在床的上面架一塊木板，皮？藤？衣物都放在木板上。

很多年過去了。有一天木匠來了，在床的上面造一張碌架床。一家六口，上床下床三三制。不久又多了一個五桶櫃。櫃面放了一瓶塑膠花，旁邊放水瓶水壺茶杯煙灰缸。紗櫃的紗破了，找人修理一番，又用了很多年。

搬新房子，除了紗櫃破爛得不能再用，高腳床碌架床五桶櫃都搬到新房子去了。不久多了一鐵通碌架床，一家七口睡兩張有上下

格的床。後來多了一張尼龍摺床。多了一個高身的裡面有鏡子的衣櫃。多了一張摺？。多了一張白天坐晚上睡的活動沙發。多了一個雪櫃一部衣車一部座？收音機一部黑白電視機。跟著一個人一個人搬走了。家具都老了。家裡剩下兩個老人。鐵床有鐵鏽的氣味。木床爬上去吱吱的響，沾了一點油腥。沙發的彈簧刺破了人造皮革於是扔掉了。都回家吃一頓飯，摺檯上加一塊圓大的鋅桌面。

家具都老了。人有些長大有些老去有些變得溫和有些變得暴躁。有時覺得這個家像家具那樣，或許要更陳換新了。有時覺得這個家像家具那樣，在鐵鏽或黑亮的木紋裡猶覺一點歲月的溫愛。

很多年過去了，家具有些更換過有些保持原來的樣貌。有些沾了塵埃油垢有些感染了人的疲累。

家裡總有家具，當然，也總有家人。

## 中五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二十)

### 漸—— 豐子愷

使人生圓滑進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漸”；造物主騙人的手段，也莫如“漸”。在不知不覺之中，天真爛漫的孩子“漸漸”變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俠的青年“漸漸”變成冷酷的成人；血氣旺盛的成人“漸漸”變成頑固的老頭子。因為其變更是漸進的，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日一日地、一時一時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漸進，猶如從斜度極緩的長遠的山坡上走下來，使人不察其遞降的痕跡，不見其各階段的境界，而似乎覺得常在同樣的地位，恒久不變，又無時不有生的意趣與價值，於是人生就被確實肯定，而圓滑進行了。假使人生的進行不象山陂而象風琴的鍵板，由d o忽然移到r e，即如昨夜的孩子今朝忽然變成青年；或者象旋律的“接離進行”地由d o忽然跳到m i，即如朝為青年而夕暮忽成老人，人一定要驚訝、感慨、悲傷、或痛感人生的無常，而不樂為人了。故可知人生是由“漸”維持的。這在女人恐怕尤為必要：歌劇中，舞臺上的如花的少女，就是將來火爐旁邊的老婆子，這句話，驟聽使人不能相信，少女也不肯承認，實則現在的老婆子都是由如花的少女“漸漸”變成的。

人之能堪受境遇的變衰，也全靠這“漸”的助力。巨富的紈啞

子弟因屢次破產而“漸漸”蕩盡其家產，變為貧者；貧者只得做傭工，傭工往往變為奴隸，奴隸容易變為無賴，無賴與乞丐相去甚近，乞丐不妨做偷兒……這樣的例，在小說中，在實際上，均多得很。因為其變衰是延長為十年二十年而一步一步地“漸漸”地達到的，在本人不感到甚麼強烈的刺激。

故雖到了饑寒病苦刑笞交迫的地步，仍是熙熙然貪戀著目前的生的歡喜。假如一位千金之子忽然變了乞丐或偷兒，這人一定憤不欲生了。

這真是大自然的神秘的原則，造物主的微妙的工夫！陰陽潛移，春秋代序，以及物類的衰榮生殺，無不暗合於這法則。由萌芽的春“漸漸”變成綠蔭的夏，由凋零的秋“漸漸”變成枯寂的冬。我們雖已經歷數十寒暑，但在圍爐擁衾的冬夜仍是難於想像飲冰揮扇的夏日的心情；反之亦然。然而由冬一天一天地、一時一時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夏，由夏一天一天地、一時一時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冬，其間實在沒有顯著的痕跡可尋。晝夜也是如此：傍晚坐在窗下看書，書頁上“漸漸”地黑起來，倘不斷地看下去（目力能因了光的漸弱而漸漸加強），幾乎永遠可以認識書頁上的字跡，即不覺晝之已變為夜。黎明憑窗，不瞬目地注視東天，也不辨自夜向晝的推移的痕跡。兒女漸漸長大起來，在朝夕相見的父母全不覺得，難得見面的遠親就相見不相識了。往年除夕，我們曾在紅蠟燭底下守候水仙花的開放，真是癡態！



倘水仙花果真當面開放給我們看，便是大自然的原則的破壞，宇宙的根本的搖動，世界人類的末日臨到了！

“漸”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極微極緩的方法來隱蔽時間的過去與事物的變遷的痕跡，使人誤認其為恒久不變。這真是造物主騙人的一大詭計！這有一件比喻的故事：某農夫每天早晨抱了犢而跳過一溝，到田裡去工作，夕暮又抱了它跳過溝回家。每日如此，未嘗間斷。過了一年，犢已漸大，漸重，差不多變成大牛，但農夫全不覺得，仍是抱了它跳溝。有一天他因事停止工作，次日再就不能抱了這牛而跳溝了。造物的騙人，使人留連於其每日每時的生的歡喜而不覺其變遷與辛苦，就是用這個方法的。人們每日在抱了日重一日的牛而跳溝，不准停止。自己誤以為是不變的，其實每日在增加其苦勞！

我覺得時辰鐘是人生的最好的象徵了。時辰鐘的針，平常一看總覺得是“不動”的；其實人造物中最常動的無過於時辰鐘的針了。日常生活中的人生也如此，刻刻覺得我是我，似乎這“我”永遠不變，實則與時辰鐘的針一樣的無常！一息尚存，總覺得我仍是我，我沒有變，還是留連著我的生，可憐受盡“漸”的欺騙！

“漸”的本質是“時間”。時間我覺得比空間更為不可思議，猶之時間藝術的

音樂比空間藝術的繪畫更為神秘。因為空間姑且不追究它如何廣大或無限，我們總可以把握其一端，認定其一點。時間則全然無從把握，不可挽留，只有過去與未來在渺茫之中不絕地相追逐而

已。性質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議，分量上在人生也似乎太多。因為一般人對於時間的悟性，似乎只夠支配搭船乘車的短時間；對於百年的長期間的壽命，他們不能勝任，往往迷於局部而不能顧及全體。試看乘火車的旅客中，常有明達的人，有的寧犧牲暫時的安樂而讓其坐位於老弱者，以求心的太平（或博暫時的美譽）；有的見眾人爭先下車，而退在後面，或高呼“勿要軋，總有得下去的！”

“大家都要下去的！”然而在乘“社會”或“世界”的大火車的“人生”的長期的旅客中，就少有這樣的明達之人。所以我覺得百年的壽命，定得太長。象現在世界上的人，倘定他們搭船乘車的期間的壽命，也許在人類社會上可減少許多凶險殘慘的爭鬥，而與火車中一樣的謙讓，和平，也未可知。

然人類中也有幾個能勝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壽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們能不為“漸”所迷，不為造物所欺，而收縮無限的時間並空間於方寸的心中。故佛家能納須彌於芥子。中國古詩人（白居易）說：“蝸牛角上爭何事？

石火光中寄此身。“英國詩人（B l a k e）也說：“一粒沙裡見世界，一朵花裡見天國；手掌裡盛住無限，一剎那便是永劫。”

1925年

中五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二十一)

藥——魯迅

一

秋天的後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陽還沒有出，只剩下一片烏藍的天；除了夜遊的東西，什麼都睡著。華老栓忽然坐起身，擦著火柴，點上遍身油膩的燈盞，茶館的兩間屋子裡，便彌滿了青白的光。

“小栓的爹，你就去麼？”是一個老女人的聲音。裡邊的小屋子裡，也發出一陣咳嗽。

“唔。”老栓一面聽，一面應，一面扣上衣服；伸手過去說，“你給我罷。”

華大媽在枕頭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錢(2)，交給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裝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兩下；便點上燈籠，吹熄燈盞，走向裡屋子去了。那屋子裡面，正在窸窸窣窣的響，接著便是一通咳嗽。老栓候他平靜下去，才低低的叫道，“小栓……你不要起來。……店麼？你娘會安排的。”

老栓聽得兒子不再說話，料他安心睡了；便出了門，走到街上。街上黑沉沉的一無所有，只有一條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燈光照著他的兩腳，一前一後的走。有時也遇到幾隻狗，可是一隻也沒有叫。天氣比屋子裡冷多了；老栓倒覺爽快，仿佛一旦變了

少年，得了神通，有給人生命的本領似的，跨步格外高遠。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

老栓正在專心走路，忽然吃了一驚，遠遠裡看見一條丁字街，明明白白橫著。他便退了幾步，尋到一家關著門的鋪子，蹩進簷下，靠門立住了。好一會，身上覺得有些發冷。

“哼，老頭子。”

“倒高興……。”

老栓又吃一驚，睜眼看時，幾個人從他面前過去了。一個還回頭看他，樣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餓的人見了食物一般，眼裡閃出一種攫取的光。老栓看看燈籠，已經熄了。按一按衣袋，硬硬的還在。仰起頭兩面一望，只見許多古怪的人，三三兩兩，鬼似的在那裡徘徊；定睛再看，卻也看不出什麼別的奇怪。

沒有多久，又見幾個兵，在那邊走動；衣服前後的一個大白圓圈，遠地裡也看得清楚，走過面前的，並且看出號衣(3)上暗紅的鑲邊。——一陣腳步聲響，一眨眼，已經擁過了一大簇人。那三三兩兩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進；將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個半圓。

老栓也向那邊看，卻只見一堆人的後背；頸項都伸得很長，仿佛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著。靜了一會，似乎有點聲音，便又動搖起來，轟的一聲，都向後退；一直散到老栓立著的地方，幾乎將他擠倒了。

“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一個渾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兩把刀，刺得老栓縮小了一半。那人一隻大手，

向他攤著；一隻手卻撮著一個鮮紅的饅頭(4)，那紅的還是一點一點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錢，抖抖的想交給他，卻又不敢去接他的東西。那人便焦急起來，嚷道，“怕什麼？怎的不拿！”老栓還躊躇著；黑的人便搶過燈籠，一把扯下紙罩，裹了饅頭，塞與老栓；一手抓過洋錢，捏一捏，轉身去了。嘴裡哼著說，“這老東西……。”

“這給誰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聽得有人問他，但他並不答應；他的精神，現在只在一個包上，仿佛抱著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別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現在要將這包裡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裡，收穫許多幸福。太陽也出來了；在他面前，顯出一條大道，直到他家中，後面也照見丁字街頭破匾上“古□亭口”這四個黯淡的金字。

## 二

老栓走到家，店面早經收拾乾淨，一排一排的茶桌，滑溜溜的發光。但是沒有客人；只有小栓坐在裡排的桌前吃飯，大粒的汗，從額上滾下，夾襖也帖住了脊心，兩塊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個陽文的“八”字。老栓見這樣子，不免皺一皺展開的眉心。他的女人，從灶下急急走出，睜著眼睛，嘴唇有些發抖。

“得了麼？”

“得了。”

兩個人一齊走進灶下，商量了一會；華大媽便出去了，不多

時，拿著一片老荷葉回來，攤在桌上。老栓也打開燈籠罩，用荷葉重新包了那紅的饅頭。小栓也吃完飯，他的母親慌忙說：“小栓——你坐著，不要到這裡來。”一面整頓了灶火，老栓便把一個碧綠的包，一個紅紅白白的破燈籠，一同塞在灶裡；一陣紅黑的火焰過去時，店屋裡散滿了一種奇怪的香味。

“好香！你們吃什麼點心呀？”這是駝背五少爺到了。這人每天總在茶館裡過日，來得最早，去得最遲，此時恰恰蹙到臨街的壁角的桌邊，便坐下問話，然而沒有人答應他。“炒米粥麼？”仍然沒有人應。老栓匆匆走出，給他泡上茶。

“小栓進來罷！”華大媽叫小栓進了裡面的屋子，中間放好一條凳，小栓坐了。他的母親端過一碟烏黑的圓東西，輕輕說：

“吃下去罷，——病便好了。”

小栓撮起這黑東西，看了一會，似乎拿著自己的性命一般，心裡說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的拗開了，焦皮裡面竄出一道白氣，白氣散了，是兩半個白麵的饅頭。——不多工夫，已經全在肚裡了，卻全忘了什麼味；面前只剩下一張空盤。他的旁邊，一面立著他的父親，一面立著他的母親，兩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上注進什麼又要取出什麼似的；便禁不住心跳起來，按著胸膛，又是一陣咳嗽。

“睡一會罷，——便好了。”

小栓依他母親的話，咳著睡了。華大媽候他喘氣平靜，才輕輕的給他蓋上了滿幅補釘的夾被。

## 三

店裡坐著許多人，老栓也忙了，提著大銅壺，一趟一趟的給客人沖茶；兩個眼眶，都圍著一圈黑線。

“老栓，你有些不舒服麼？——你生病麼？”一個花白鬍子的人說。

“沒有。”

“沒有？——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花白鬍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話。

“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兒子……”駝背五少爺話還未完，突然闖進了一個滿臉橫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著鈕扣，用很寬的玄色腰帶，胡亂捆在腰間。剛進門，便對老栓嚷道：

“吃了麼？好了麼？老栓，就是運氣了你！你運氣，要不是我信息靈……。”

老栓一手提了茶壺，一手恭恭敬敬的垂著；笑嘻嘻的聽。滿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聽。華大媽也黑著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葉來，加上一個橄欖，老栓便去沖了水。

“這是包好！這是與眾不同的。你想，趁熱的拿來，趁熱的吃下。”橫肉的人只是嚷。

“真的呢，要沒有康大叔照顧，怎麼會這樣……”華大媽也很感激的謝他。

“包好，包好！這樣的趁熱吃下。這樣的人血饅頭，什麼癆病都包好！”

華大媽聽到“癆病”這兩個字，變了一點臉色，似乎有些不

高興；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訕著走開了。這康大叔卻沒有覺察，仍然提高了喉嚨只是嚷，嚷得裡面睡著的小栓也合夥咳嗽起來。

“原來你家小栓碰到了這樣的好運氣了。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著呢。”花白鬍子一面說，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聲下氣的問道，“康大叔——聽說今天結果的一個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誰的孩子？究竟是什麼事？”

“誰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兒子麼？那個小傢伙！”康大叔見眾人都聳起耳朵聽他，便格外高興，橫肉塊塊飽綻，越發大聲說，“這小東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這一回一點沒有得到好處；連剝下來的衣服，都給管牢的紅眼睛阿義拿去了。——第一要算我們栓叔運氣；第二是夏三爺賞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獨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小栓慢慢的從小屋子裡走出，兩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灶下，盛出一碗冷飯，泡上熱水，坐下便吃。華大媽跟著他走，輕輕的問道，“小栓，你好些麼？——你仍舊只是肚餓？……”

“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過臉，對眾人說，“夏三爺真是乖角兒，要是他不先告官，連他滿門抄斬。現在怎樣？銀子！——這小東西也真不成東西！關在勞裡，還要勸勞頭造反。”

“阿呀，那還了得。”坐在後排的一個二十多歲的人，很現出氣憤模樣。

“你要曉得紅眼睛阿義是去盤盤底細的，他卻和他攀談了。

他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你想：這是人話麼？紅眼睛原知道他家裡只有一個老娘，可是沒有料到他竟會這麼窮，榨不出一點油水，已經氣破肚皮了。他還要老虎頭上搔癢，便給他兩個嘴巴！”

“義哥是一手好拳棒，這兩下，一定夠他受用了。”壁角的駝背忽然高興起來。

“他這賤骨頭打不怕，還要說可憐可憐哩。”

花白鬍子的人說，“打了這種東西，有什麼可憐呢？”

康大叔顯出看他不上樣子，冷笑著說，“你沒有聽清我的話；看他神氣，是說阿義可憐哩！”

聽著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滯；話也停頓了。小栓已經吃完飯，吃得滿頭流汗，頭上都冒出蒸氣來。

“阿義可憐——瘋話，簡直是發了瘋了。”花白鬍子恍然大悟似的說。

“發了瘋了。”二十多歲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說。

店裡的坐客，便又現出活氣，談笑起來。小栓也趁著熱鬧，拚命咳嗽；康大叔走上前，拍他肩膀說：

“包好！小栓——你不要這麼咳。包好！”

“瘋了。”駝背五少爺點著頭說。

#### 四

西關外靠著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塊官地；中間歪歪斜斜一條細路，是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卻成了自然的界限。

路的左邊，都埋著死刑和瘐斃的人，右邊是窮人的叢塚。兩面都已埋到層層疊疊，宛然闊人家裡祝壽時的饅頭。

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楊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華大媽已在右邊的一坐新墳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飯，哭了一場。化過紙(5)，呆呆的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麼似的，但自己也說不出等候什麼。微風起來，吹動他短髮，確乎比去年白得多了。

小路上又來了一個女人，也是半白頭髮，襤褸的衣裙；提一個破舊的朱漆圓籃，外掛一串紙錠，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見華大媽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躊躇，慘白的臉上，現出些羞愧的顏色；但終於硬著頭皮，走到左邊的一坐墳前，放下了籃子。

那墳與小栓的墳，一字兒排著，中間只隔一條小路。華大媽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飯，立著哭了一通，化過紙錠；心裡暗暗地想，“這墳裡的也是兒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觀望了一回，忽然手腳有些發抖，蹣跚退下幾步，瞪著眼只是發怔。

華大媽見這樣子，生怕他傷心到快要發狂了；便忍不住立起身，跨過小路，低聲對他說，“你這位老奶奶不要傷心了，——我們還是回去罷。”

那人點一點頭，眼睛仍然向上瞪著；也低聲吃吃的說道，“你看，——看這是什麼呢？”

華大媽跟了他指頭看去，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墳，這墳上草根還沒有全合，露出一塊一塊的黃土，煞是難看。再往上仔細看時，卻不覺也吃一驚；——分明有一圈紅白的花，圍著那尖圓的墳頂。

他們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這紅白的花，卻還能明白看見。花也不很多，圓圓的排成一個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齊。華大媽忙看他兒子和別人的墳，卻只有不怕冷的幾點青白小花，零星開著；便覺得心裡忽然感到一種不足和空虛，不願意根究。那老女人又走近幾步，細看了一遍，自言自語的說，“這沒有根，不像自己開的。——這地方有誰來呢？孩子不會來玩；——親戚本家早不來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他想了又想，忽又流下淚來，大聲說道：

“瑜兒，他們都冤枉了你，你還是忘不了，傷心不過，今天特意顯點靈，要我知道麼？”他四面一看，只見一隻烏鴉，站在一株沒有葉的樹上，便接著說，“我知道了。——瑜兒，可憐他們坑了你，他們將來總有報應，天都知道；你閉了眼睛就是了。——你如果真在這裡，聽到我的話，——便教這烏鴉飛上你的墳頂，給我看罷。”

微風早經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銅絲。一絲發抖的聲音，在空氣中愈顫愈細，細到沒有，周圍便都是死一般靜。兩人站在枯草叢裡，仰面看那烏鴉；那烏鴉也在筆直的樹枝間，縮著頭，鐵鑄一般站著。

許多的工夫過去了；上墳的人漸漸增多，幾個老的小的，在土壤間出沒。

華大媽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擔，便想到要走；一面勸著說，“我們還是回去罷。”

那老女人歎一口氣，無精打采的收起飯菜；又遲疑了一刻，

終於慢慢地走了。嘴裡自言自語的說，“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他們走不上二三十步遠，忽聽得背後“啞——”的一聲大叫；兩個人都悚然的回過頭，只見那烏鴉張開兩翅，一挫身，直向著遠處的天空，箭也似的飛去了。

一九一九年四月。

#### 注釋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按：篇中人物夏瑜隱喻清末女革命黨人秋瑾。秋瑾在徐錫麟被害後不久，也於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五日遭清政府殺害，就義的地點在紹興軒亭口。軒亭口是紹興城內的大街，街旁有一牌樓，匾上題有“古軒亭口”四字。

(2)洋錢：指銀元。銀元最初是從外國流入我國的，所以俗稱洋錢；我國自清代後期開始自鑄銀元，但民間仍沿用這個舊稱。

(3)號衣：指清朝士兵的軍衣，前後胸都綴有一塊圓形白布，上有“兵”或“勇”字樣。

(4)鮮紅的饅頭：即蘸有人血的饅頭。舊時迷信，以為人血可以醫治肺癆，劊子手便借此騙取錢財。

(5)化過紙：紙指紙錢，一種迷信用品，舊俗認為把它火化後可供死者在“陰間”使用。下文說的紙錠，是用紙或錫箔折成的元寶。

## 中五中國語文 閱讀篇章(二十二)

### 樹猶如此——紀念亡友王國祥君 白先勇

我家後院西隅近籬笆處曾經種有一排三株義大利柏樹。這種義大利柏樹(Italian Cypress)原本生長於南歐地中海畔，與其他松柏皆不相類。

樹的主幹筆直上伸，標高至六七十尺，但橫枝並不恣意擴張，兩人合抱，便把樹身圈住了，於是擎天一柱，平地拔起，碧森森像座碑塔，孤峭屹立，甚有氣勢。南加州濱海一帶的氣候，溫和似地中海，這類義大利柏樹，隨處可見。有的人家，深宅大院，柏樹密植成行，遠遠望去，一片蒼鬱，如同一堵高聳雲天的牆垣。

我是一九七三年春遷入“隱穀”這棟住宅來的。這個地區叫“隱穀”(Hidden Valley)，因為三面環山，林木幽深，地形又相當隱蔽，雖然位於市區，因為有山丘屏障，不易發覺。當初我按報上地址尋找這棟房子，彎彎曲曲，迷了幾次路才發現，原來山坡後面，別有洞天，穀中隱隱約約，竟是一片住家。那日黃昏驅車沿著山坡駛進“隱谷”，迎面青山綠樹，只覺得是個清幽所在，萬沒料到，穀中一住，迄今長達二十餘年。

巴薩隆那道(Barcelona Drive) 九百四十號在斜坡中段，是一幢很普通的平房。人跟住屋也得講緣份，這棟房子，我第一眼便看中了，主要是為著屋前屋後的幾棵大樹。屋前一棵寶塔松，龐然

矗立，屋後一對中國榆，搖曳生姿，有點垂柳的風味，兩側的灌木叢又將鄰舍完全隔離，整座房屋都有樹蔭庇護，我喜歡這種隱遮在樹叢中的房屋，而且價錢剛剛合適，當天便放下了定洋。

房子本身保養得還不錯，不須修補。問題出在園子裡的花草。屋主偏愛常春藤，前後院種滿了這種藤蔓，四處竄爬。常春藤的生命力強韌驚人，要拔掉煞費工夫，還有雛菊、纓粟、木謹，都不是我喜愛的花木，全部根除，工程浩大，絕非我一人所能勝任。幸虧那年暑假，我中學時代的摯友王國樣從東岸到聖芭芭拉來幫我，兩人合力把我“隱穀”這座家園，重新改造，遍植我屬意的花樹，才奠下日後園子發展的基礎。

### 憧憬金色前景

王國祥那時正在賓州州立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只有一個半月的假期，我們卻足足做了三十天的園藝工作。每天早晨九時開工，一直到傍晚五、六點鐘才鳴金收兵，披荊斬棘，去蕪存菁，清除了幾卡車的藤枝雜草，終於把花園理出一個輪廓來。我和國祥都是生手，不慣耕勞，一天下來，腰酸背痛。幸虧聖芭芭拉夏天涼爽，在和風煦日下，胼手胝足，實在算不上辛苦。

聖芭芭拉附近產酒，有一家酒廠釀制一種杏子酒(Aprivert)，清香爽口。鄰居有李樹一株，枝椏一半伸到我的園巾，這棵李樹真是異種，是牛血李，肉紅汁多，味甜如蜜，而且果實特大。那年七月，一樹累累，掛滿了小紅球，委實誘人。開始我與國樣還有點顧忌，到底是人家的果樹，光天化日之下，採摘鄰居的果子，

不免心虛。後來發覺原來加州法律規定，長過了界的樹木，便算是這一邊的產物。有了法律根據，我們便架上長梯，國祥爬上樹去，我在下面接應，一下工夫，我們便采滿了一桶殷紅光鮮的果實。收工後，夕陽西下，清風徐來，坐在園中草坪上，啜杏子酒，啖牛血李，一日的疲勞，很快也就恢復。

聖芭芭拉(Santa Barbara)有“太平洋的天堂”之稱，這個城的山光水色的確有令人流連低徊之處，但是，我覺得這個小城的一個好處是海產豐富：石頭蟹、硬背蝦、海膽、鮑魚，都屬本地特產，尤其是石頭蟹，殼堅、肉質細嫩鮮甜，而且還有一雙巨螯，真是聖芭芭拉的美味。那個時候美國人還不很懂得吃帶殼螃蟹，碼頭上的魚市場，生猛螃蟹，團躋一元一隻，尖躋一只不過一元半。王國祥是浙江人，生平就好這一樣東西，我們每次到碼頭魚市，總要攜回四五隻巨蟹，蒸著吃。蒸蟹第一講究是火候，過半分便老了，少半分又不熟。王國祥蒸螃蟹全憑直覺，他注視著蟹殼漸漸轉紅叫一聲“好！”將螃蟹從鍋中一把提起，十拿九穩，正好蒸熟。然後佐以薑絲米醋，再燙一壺紹興酒，那便是我們的晚餐。那個暑假，我和王國祥起碼饕餮掉數打石頭蟹。那年我剛拿到終身教職，《臺北人》出版沒有多久。國祥自加大柏克萊畢業後，到賓州州大去做博士後研究是他第一份工作，那時他對理論物理還充滿了信心熱忱，我們憧憬人生前景，是金色的，未來命運的兇險，我們當時渾然未覺。

## 花園中的地標

園子整頓停當，選擇花木卻頗費思量。百花中我獨鐘意茶花。茶花高貴，白茶雅潔，紅茶儂麗，粉茶花俏生生、嬌滴滴，自是惹人憐惜。即使不開花，一樹碧亭亭，也是好看。茶花起源於中國，盛產雲貴高原，後經歐洲才傳到美國來。菜花性喜溫濕，宜酸性土，聖芭芭拉恰好屬於美國的茶花帶，因有海霧調節，這裡的茶花長得分外豐蔚。我們遂決定，園中草木以茶花為主調，於是遍搜城中苗圃，最後才選中了三十多株各色品種的幼木。美國茶花的命名，有時也頗具匠心：白茶叫“天鵝湖”，粉茶花叫“嬌嬌女”，有一種紅茶名為“愛遜豪威爾將軍”——這是十足的美國茶，我後院栽有一棵，後來果然長得偉岸岩奇，巍巍然有大將之風。

花種好了，最後的問題只剩下後院西隅的一塊空地，屋主原來在此搭了一架秋千，架子搬走後便留下空白一角。因為地區不大，不能容納體積太廣的樹木，王國祥建議：“這裡還是種 **Italian Cypress** 吧。”這倒是好主意，義大利柏樹占地不多，往空中發展，前途無量。我們買了三株幼苗，沿著籬笆，種了一排。剛種下去，才三、四尺高，國祥預測：“這三棵柏樹長大，一定會超過你園中的其它的樹！”果真，三棵義大利柏樹日後抽發得傲視群倫，成為我花園中的地標。

十年樹木，我園中的花木，欣欣向榮，逐漸成形。那期間，王國祥已數度轉換工作，他去過加拿大，又轉德州。他的博士後研究並不順遂，理論物理是門高深學問，出路狹窄，美國學生視為畏途，念的人少，教職也相對有限。那幾年美國大學預算緊縮，



一職難求，只有幾家名校的物理系才有理論物理的職位，很難擠進去，亞利桑拿州立大學曾經有意聘請王國樣，但他卻拒絕了。當年國樣在台大選擇理論物理，多少也是受到李政道、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的鼓勵。後來他選柏克萊，曾跟隨名師，當時柏克萊物理系競有六位元諾貝爾獎得主的教授。名校名師，對自己的研究當然也就期許甚高。當他發覺他在理論物理方面的研究無法達成重大突破，不可能做一個頂尖的物理學家，他就斷然放棄物理，轉行到高科技去了。當然，他一生最高的理想未能實現，這一直是他的一個隱痛。後來他在洛杉磯休斯(Hughes)公司找到一份安定工作，研究人造衛星。波斯灣戰爭，美國軍隊用的人造衛星就是“休斯”製造的。

那幾年王國祥有假期常常來聖芭芭拉小住，他一到我家，頭一件事便要到園中去察看我們當年種植的那些花木。他隔一陣子來，看到後院那三棟義大利柏樹，就不禁驚歎：“哇，又長高了好多！”柏樹每年升高十幾尺，幾年間，便標到了頂，成為六七十尺的巍峨大樹。三棵中又以中間那棵最為茁壯，要高出兩側一大截，成了一個山字形。山谷中，濕度高，柏樹出落得蒼翠欲滴，夕照的霞光映在上面，金碧輝煌，很是醒目。三四月間，園中的茶花全部綻放，樹上綴滿了白天鵝，粉茶花更是嬌豔光鮮，我的花園終於春意盎然起來。

## 柏樹無故枯亡

一九八九，歲屬馬鬥，那是個凶年。有一天，我突然發覺後院三棵義大利柏樹中間那一株，葉尖露出點點焦黃來。起先我以為暑天幹熱，植物不耐旱，沒料到才是幾天工夫，一棵六七十尺的大樹，如遭天火雷擊，驟然間通體枝焦而亡。那些針葉，一觸便紛紛斷落，如此孤標傲世風華正茂的常青樹，數日之間競至完全壞死。奇怪的是，兩側的柏樹卻好端端的依舊青蒼無恙，只是中間赫然豎起槁木一柱，令人觸目驚心，我只好教人來把柏樹砍掉拖走。從此，我後院的兩側，便出現了一道缺口。柏樹無故枯亡，使我鬱鬱不樂了好些時日，心中總感到不樣，似乎有什麼奇禍即將降臨一般。沒有多久，王國樣便生病了。

那年夏天，國樣一直咳嗽不止，他到美國二十多年，身體一向健康，連傷風感冒也屬罕有。他去看醫生檢查，驗血出來，發覺他的血紅素竟比常人少了一半，一公升只有六克多。接著醫生替他抽骨髓化驗，結果出來後，國祥打電話給我：“我的舊病又復發了，醫生說，是‘再生不良性貧血’。”國祥說話的時候，聲音還很鎮定，他一向臨危不亂，有科學家的理性和冷靜，可是我聽到那個長長的奇怪病名，就不由得心中一寒，一連串可怕的回憶，又湧了回來。

## 再生不良性貧血

許多年前前，一九六零的夏天，一個清晨，我獨自趕到臺北中心診所的血液中心，黃天賜大夫出來告訴我：“你的朋友王國樣患

了‘再生不良性貧血’。”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陌生的病名。黃大夫大概看見我滿面茫然，接著對我詳細解說了一番“再生不良性貧血”的病理病因。這是一種罕有的貧血症，骨髓造血機能失調，無法製造足夠的血細胞，所以紅血球、血小板、血紅素等統統偏低。這種血液病的起因也很複雜，物理、化學、病毒各種因素皆有可能。最後黃大夫十分嚴肅的告訴我：“這是一種很嚴重的貧血症。”的確，這種棘手的血液病，迄至今日，醫學突飛猛進，仍舊沒有發明可以根除的特效藥，一般治療只能用激素刺激骨髓造血的機能。另外一種治療法便是骨髓移植，但是臺灣那個年代，還沒有聽說過這種事情。那天我走出中心診所，心情當然異常沉重，但當時年輕無知，對這種症病的嚴重性並不真正瞭解，以為只要不是絕症，總還有希望治療。事實上，“再生不良性貧血”患者的治癒率，是極低極低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會莫名其妙自己復原。

王國祥第一次患“再生不良性貧血”時在台大物理系正要上三年級，這樣一來只好休學，而這一休便是兩年。國祥的病勢開始相當險惡，每個月都需到醫院去輸血，每次起碼五百 CC。由於血小板過低，凝血能力不佳，經常牙齦出血，甚至眼球也充血，視線受到障礙。王國祥的個性中，最突出的便是他爭強好勝、永遠不肯服輸的憨直脾氣，是他倔強的意志力，幫他暫時抵擋住排山倒海而來的病災。那時我只能在一旁幫他加油打氣，給他精神支持。他的家已遷往台中，他一個人寄居在臺北親戚家養病，因為看醫生方便。常常下課後，我便從台大騎了腳踏車去潮州街探

望他。那時我剛與班上同學創辦了《現代文學》，正處在士氣高昂的奮亢狀態，我跟國祥談論的，當然也就是我辦雜誌的點點滴滴。國祥看見我興致勃勃，他也是高興的，病中還替《現代文學》拉了兩個訂戶，而且也成為這本雜誌的忠實讀者。事實上王國祥對《現代文學》的貢獻不小，這本賠錢雜誌時常有經濟危機，我初到加州大學當講師那幾年，因為薪水有限，為籌雜誌的印刷費，經常捉襟見肘。國祥在柏克萊念博士拿的是全額獎學金，一個月有四百多塊生活費。他知道我的困境後，每月都會省下一兩百塊美金寄給我接濟《現代文學》，而且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他的家境不算富裕，在當時，那是很不小的一筆數目。如果沒有他長期的“經援”，《現代文學》恐怕早已停刊。

### 妖魔突然蘇醒

我與王國祥十七歲結識，那時我們都在建國中學念高二，一開始我們之間便有一種異姓手足禍福同當的默契。高中畢業，本來我有保送台大的機會，因為要念水利，夢想日後到長江三峽去築水壩，而且又等不及要離開家，追尋自由，於是便申請保送成大才有水利系。王國祥也有這個念頭，他是他們班上的高材生，考台大，應該不成問題，他跟我商量好便也投考成大電機系。我們在學校附近一個軍眷村裡租房子住，過了一年自由自在的大學生活。後來因為興趣不合，我重考台大外文系，回到臺北。國祥在成大多念了一年，也耐不住了，他發覺他真正的志向是研究理論科學，工程並非所好，於是他便報考台大的轉學試，轉物理系。

當年轉學、轉系又轉院，難如登天，尤其是台大，王國祥居然考上了，而且只錄取了他一名。我們正在慶倖，兩人懵懵懂懂，一番折騰，幸好最後都考上與自己興趣相符的校系。可是這時王國祥卻偏偏遭罹不幸，患了這種極為罕有的血液病。

西醫治療一年多，王國祥的病情並無起色，而治療費用的昂貴已使得他的家庭日漸陷入困境，正當他的親人感到束手無策的時刻，國祥卻遇到了救星。他的親戚打聽到江南名醫奚複一大夫醫治好一位韓國僑生，同樣也患了“再生不良性貧血”，病況還要嚴重，西醫已放棄了，卻被莫大夫治癒。我從小看西醫，對中醫不免偏見。奚大夫開給國祥的藥方裡，許多味草藥中，竟有一劑犀牛角，當時我不懂得犀牛角是中藥的涼血要素，不禁嘖嘖稱奇，而且小小一包犀牛角粉，價值不菲。但國祥服用奚大夫的藥後，竟然一天天好轉，半年後已不需輸血。很多年後，我跟王國祥在美國，有一次到加州聖地牙哥世界聞名的動物園去觀覽百獸，園中有一群犀牛族，大大小小七隻，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這種神奇的野獸，我沒想到近距離觀看，犀牛的體積如此龐大，而且皮之堅厚，披甲帶鎧，鼻端一角聳然，如利斧朝天，很是神態威武。大概因為犀牛角曾治療過國祥的病，我對那一群看來兇猛異常的野獸，竟有一份說不出的好感，在欄前盤桓良久才離去。

我跟王國祥都太樂觀了，以為“再生不良性貧血”早已成為過去的夢魘，國祥是屬於那百分之五的幸運少數。萬沒料到，這種頑強的疾病，竟會潛伏二十多年，如同酣睡已久的妖魔，突然蘇醒，張牙舞爪反撲過來。而國祥畢竟已年過五十，身體抵抗力，

比起少年時，自然相差許多，舊病復發，這次形勢更加險峻。自此，我與王國祥便展開了長達三年、共同抵禦病魔的艱辛日子，那是一場生與死的搏鬥。

### 時間漏斗無窮盡

鑒於第一次王國祥的病是中西醫合治醫好的，這一次我們當然也就依照舊法。國祥把二十多年前奚複一大夫的那張藥方找了出來，並托臺北親友拿去給奚大夫鑒定，奚大夫更動了幾樣藥，並加重份量：黃芪、生熟地、黨參、當歸、首烏等都是些補血調氣的草藥，方子中也保留了犀牛角。幸虧洛杉磯的蒙特利公園市的中藥行這些藥都買得到。有一家依舊還叫“德成行”的老字型大小，是香港人開的，貨色齊全，價錢公道。那幾年，我替國祥去撿藥，進進出出，“德成行”的老闆夥計也都熟了。因為犀牛屬於受保護的稀有動物，在美國犀牛角是禁賣的。開始“德成行”的夥計還不肯拿出來，我們懇求了半天，才從一隻上鎖的小鐵匣中取出一塊犀牛角來磨成粉賣給我們。但經過二十多年，國祥的病況已大不同，而且人又不在臺灣，沒能讓大夫把脈，藥方的改動，自然無從掌握。次，服中藥並無速效。但三年中，國祥並未停用過草藥，因為西醫也並沒有特效治療方法，還是跟從前一樣，使用各種激素。我們跟醫生曾討論過骨髓移植的可能，但醫生認為，五十歲以上的病人，骨髓移植風險太大，而且尋找血型完全相符的骨髓贈者，難如海底撈針。

那三年，王國祥全靠輸血維持生命，有時一個月得輸兩次。我們的心情也就跟著他血紅素的數字上下陰晴不定。如果他的血紅素維持在 9 以上，我們就稍寬心，但是一旦降到 6，就得準備，那個週末，又要進醫院去輸血了。王國祥的保險屬於愷撒公司(Kaiser Permanente)，是美國最大的醫療系統之一。愷撒在洛杉磯城中心的總部是一連串延綿數條街的龐然大物，那間醫院如同一座迷宮，進去後，轉幾個彎，就不知身在何方了。我進出那家醫院不下四五十次，但常常闖進完全陌生地帶，跑到放射科、耳鼻喉科去。因為醫院每棟建築的外表都一模一樣，一整排的玻璃門窗在反映著冷冷的青光。那是一座卡夫卡式超現代建築物，進到裡面，好像誤入外星。

因為輸血可能有反應，所以大多數時間王國祥去醫院，都是由我開車接送。幸好每次輸血時間定在週末星期六，我可以在星期五課後開車下洛杉磯國祥住處，第二天清晨送他去。輸血早上八點鐘開始，五百 CC 輸完要到下午四、五點鐘了，因此早上六點多就要離開家。洛杉磯大得可怕，隨便平常的事，尤其在早上上班時間，10 號公路塞車是有名的。住在洛杉磯的人，生命大部分都耗在那八爪魚似的公路網上。由於早起，我陪著王國祥輸血時，耐不住要打個盹，但無論睡去多久，一張開眼，看見的總是架子上懸掛著的那一袋血漿，殷紅的液體，一滴一滴，順著塑膠管往下流，注入國祥臂彎的靜脈裡去。那點點血漿，像時間漏斗的水滴，無窮無盡，永遠滴不完似的。但是王國祥躺在床上卻安安靜靜的接受那八個小時生命漿液的灌注。他兩隻手臂彎上的靜

脈都因針頭插入過分頻繁而經常烏青紅腫，但他從來也沒有過半句怨言。王國祥承受痛苦的耐力驚人，當他喊痛的時候，那必然是痛苦已經不是一般人所能負荷的了。我很少看到像王國祥那般能隱忍的病人，他這種斯多葛(Stoic)式的精神是由於他超強的自尊心，不願別人看到他病中的狼狽。而且他跟我都瞭解到這是一場艱巨無比的奮鬥，需要我們兩個人所有的信心、理性，以及意志力來支撐。我們絕對不能向病魔示弱，露出膽怯，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似乎一直在互相告誡：要挺住，鬆懈不得。

事實上，只要王國祥的身體狀況許可，我們也儘量設法苦中作樂。國祥輸完血後，精神體力馬上便恢復了許多，臉上又浮現了紅光，雖然明知這只是人為的暫時安康，我們也要趁這一刻享受一下正常生活。開車回家經過蒙特利公園時我們便會到平日喜愛的飯館去大吃一餐，大概在醫院裡磨了一天，要補償起來，胃口特別好。我們常去“北海魚邨”，因為這家廣東館港味十足，一道“避風塘炒蟹”非常地道。吃了飯便去租錄影帶回去看，我一生中從來沒看過那麼多大陸港臺的“連續劇”，幾十集的《紅樓夢》、《滿清十三皇》、《嚴鳳英》，隨著那些東拉西扯的故事，一個晚上很容易打發過去。當然王國祥也很關心世界大勢，那一陣子，“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土崩瓦解，我們天天看電視，看到德國人爬到東柏林牆上喝香檳慶祝，王國祥跟我都拍手喝起彩來，那一刻，“再生不良性貧血”真的給忘得精光。

## 生死場掙扎劇烈

王國祥直到八八年才在艾爾蒙特(Elmont)買了一幢小樓房，屋後有一片小小的院子，搬進去不到一年，花園還來不及打點好，他就生病了。生病前，他在超市找到一對醬色皮蛋缸，上面有姜黃色二龍撚珠的浮雕，這對大皮蛋缸十分古拙有趣，國祥買回來，用電鑽鑽了洞，準備作花缸用。有一個星期天，他的精神特別好，我便車了他去花園看花，我們發覺原來加州也有桂花，登時如獲至寶，買了兩棵回去移植到那對皮蛋缸中。從此，那兩棵桂花，便成了國祥病中的良伴，一直到他病重時，也沒有忘記常到後院去澆花。

王國祥重病在身，在我面前雖然他不肯露聲色，但他獨處時內心的沉重與恐懼，我深能體會，因為當我一個人靜下來時，我自己的心情便開始下沉了。我曾私下探問過他的主治醫生，醫生告訴我，國祥所患的“再生不良性貧血”，經過二十多年，雖然一度緩解，已經達到末期。他用“Endstage”這個聽來十分刺耳的字眼，他沒有再說下去，我不想聽也不願意他再往下說。然而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問題卻像潮水般經常在我腦海裡翻來滾去：這次王國祥的病，萬一恢復不了，怎麼辦？事實上國祥的病情常有險狀，以至於一夕數驚。有一晚，我從洛杉磯友人處赴宴回來，竟發覺國祥臥在沙發上已是半昏迷狀態，我趕緊送他上醫院，那晚我在高速公路上起碼開到每小時八十英里以上，我開車的技術並不高明，不辨方向，但人能急中生智，平常四十多分鐘的路程，一半時間便趕到了。醫生測量出來，國祥的血糖高到八百 MG／

DL，大概再晚一刻，他的腦細胞便要受損了。原來他長期服用激素，引發血糖升高，醫院的急診室本來就是一個生死場，凱撒的急診室比普通醫院要大幾倍，裡面的生死掙扎當然就更加劇烈，只看到醫生護士忙成一團，而病人圍困在那一間間用白幌圈成的小隔間裡，卻好像完全被遺忘掉了似的，好不容易盼到醫生來診視，可是探一下頭，人又不見了。我陪著王國祥進出那間急診室多次，每次一等就等到天亮才有正式病房。

## 親往大陸訪名醫

自從王國祥生病後，我便開始到處打聽有關“再生不良性貧血”治療的訊息。我在臺灣看病的醫生是長庚醫學院的吳德朗院長，吳院長介紹我認識長庚醫院血液科的主治醫生施麗雲女士。我跟施醫生通信討教並把王國祥的病歷寄給她，與她約好，我去臺灣時，登門造訪。同時我又遍查中國大陸中醫治療這種病症的書籍雜誌。我在一本醫療雜誌上看到上海曙光中醫院血液科主任吳正翔大夫治療過這種病，大陸上稱為“再生障礙性貧血”，簡稱“再障”。同時我又在大陸報上讀到河北省石家莊有一位中醫師治療“再障”有特效方法，並且開了一家專門醫治“再障”的診所。我發覺原來大陸上這種病例並不罕見，大陸中西醫結合治療行之有年，有的病療效還很好。於是我便決定親自往大陸走一趟，也許尋訪到能夠醫治國祥的醫生及藥方。我把想法告訴國祥聽，他說道：“那只好辛苦你了。”王國祥不善言辭，但他講話全部發自內心。他一生最怕麻煩別人，生病求人，實在萬不得已。一九九零

年九月，去大陸之前，我先到臺灣，去林口長庚醫院拜訪了施麗雲醫師。施醫生告訴我她也正在治療幾個患“再生不良性貧血”的病人，治療方法與美國醫生大同小異。施醫生看了王國祥的病歷沒有多說什麼，我想她那時可能不忍告訴我，國祥的病，恐難治癒。我攜帶了一大盒重重一疊王國祥的病歷飛往上海，由我在上海的朋友復旦大學陸士清教授陪同，到曙光醫院找到吳正翔大夫。曙光是上海最有名的中醫院，規模相當大。吳大夫不厭其詳以中醫觀點向我解說了“再障”的種種病因及治療方法。曙光醫院治療“再障”也是中西醫合療，一面輸血，一面服用中藥，長期調養，主要還是補血調氣。吳大夫與我討論了幾次王國祥的病況，最後開給我一個處方，要我與他經常保持電話聯絡。我聽聞浙江中醫院也有名醫，於是又去了一趟杭州，去拜訪一位輩份甚高的老中醫，老醫生的理論更玄了，藥方也比較偏。有親友生重病，才能體會得到“病急亂投醫”這句話的真諦。當時如果有人告訴我喜馬拉雅山頂上有神醫，我也會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時，搶救王國祥的生命，對於我重於一切。

我飛到北京後的第二天，便由社科院袁良駿教授陪同，坐火車往石家莊去，當晚住歇在河北省政協招待所。那晚在招待所遇見了一位從美國去的工程師，原來也是臺灣留美學生，而且是成大畢業。他知道我為了朋友到大陸訪醫特來看我。我正納悶，這樣偏遠地區怎會有美國來客，工程師一見面便告訴了我他的故事：原來他太太年前車禍受傷，一直昏迷不醒，變成了植物人。工程師四處求醫罔效，後來打聽到石家莊有位極負盛名的氣功

師，開診所用氣功治療病人。他於是辭去了高薪職位，變賣房財，將太太運到石家莊接受氣功治療。他告訴我每天有四、五位氣功師輪流替他太太灌氣，他講到他太太的手指已經能動，有了知覺，他臉上充滿希望。

我深為他感動，是多大的愛心與信念，使他破釜沉舟，千里迢迢把太太護送到偏僻的中國北方去就醫。這些年來我早已把工程師的名字給忘了，但我卻常常記起他及他的太太，不知她最終恢復知覺沒有。幾年後我自己經歷了中國氣功的神奇，讓氣功師治療好暈眩症，而且變成了氣功的忠實信徒。當初工程師一番好意，告訴我氣功治病的奧妙，我確曾動過心，想讓王國祥到大陸接受氣功治療。但國祥經常需要輸血，而且又容易感染疾病，實在不宜長途旅行。但這件事我始終耿耿於懷，如果當初國祥嘗試氣功，不知有沒有復原的可能。

次晨，我去參觀那家專門治療“再障”的診所，會見了主治大夫。其實那是一間極其簡陋的小醫院，有十幾個住院病人，看樣子都病得不輕。

大夫很年輕，講話頗自信，臨走時，我向他買了兩大袋草藥，為了便於攜帶，都磨成細粉。我提著兩大袋辛辣嗆鼻的藥粉，回轉北京。那已是九月下旬，天氣剛入秋，是北京氣候最佳時刻。那是我頭一次到北京，自不免到故宮、明陵去走走，但因心情不對，毫無遊興。我的旅館就在王府井附近，離天安門不遠。晚上，我信步走到天安門廣場去看看，那片全世界最大的廣場，竟然一片空曠，除了守衛的解放軍，行人寥寥無幾。那天晚上，我的心

境就像北京涼風習習的秋夜一般蕭瑟。在大陸四處求醫下來，我的結論是，中國也沒有醫治“再生不良性貧血”的特效藥。王國祥對我這次大陸之行，當然也一定抱有許多期望，我怕又會令他失望了。

### 王國祥的最後一個生日

回到美國後，我與王國祥商量，最後還是決定服用曙光醫院吳正翔大夫開的那張藥方，因為藥性比較平和。石家莊醫生的兩大袋藥粉我也扛了回來，但沒有敢用。而國祥的病，卻是一天比一天沉重了。頭一年，他還支撐著去上班，但每天來回需開兩小時車程，終於體力不支，而把休斯的工作停掉。幸虧他買了殘障保險，沒有因病傾家蕩產。第二年，由於服用太多激素，觸發了糖尿病，又因長期缺血，影響到心臟，發生心律不整，逐漸行動也困難起來。

一九九二年一月，王國祥五十五歲生日，我看他那天精神還不錯，便提議到“北海魚邨”，去替他慶生。我們一路上還商談著要點些什麼要。

“北海魚邨”的停車場上到飯館有一道二十多級的石階，國祥扶著欄杆爬上去，爬到一半，便喘息起來，大概心臟荷負不了，很難受的樣子，我趕忙過去攙扶他，要他坐在石階上休息一會兒，他歇了口氣，站起來還想勉強往上爬，我知道，他不願掃興，我勸阻道：“我們不要在這裡吃飯了，回家去做壽麵吃。”我沒有料到，王國祥的病體已經虛弱到舉步維艱了。

回到家中，我們煮了兩碗陽春麵，度過王國祥最後的一個生日。星期天傍晚，我要回返聖芭芭拉，國祥送我到門口上車，我在車中反光鏡裡，瞥見他孤立在大門前的身影，他的頭髮本來就有少年白，兩年多來，百病相纏，竟變得滿頭蕭蕭，在暮色中，分外怵目。開上高速公路後，突然一陣無法抵擋的傷痛，襲擊過來，我將車子拉到公路一旁，伏在方向盤上，不禁失聲大慟。我哀痛王國祥如此勇敢堅忍，如此努力抵抗病魔咄咄相逼，最後仍然被折磨得行銷骨立。而我自己亦盡了所有得力量，去回護他的病體，卻眼看著他的生命亦一點一滴耗盡，終至一籌莫展。我一向相信人定勝天，常常逆數而行，然而人力畢竟不敵天命，人生大限，無人能破。

### 送他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夏天暑假，我搬到艾爾蒙特王國祥家去住，因為隨時會發生危險。八月十三日黃昏，我從超市買東西回來，發覺國祥呼吸困難，我趕忙打九一一叫了救護車來，用氧氣筒急救，隨即將他扛上救護車揚長鳴笛往醫院駛去。在醫院住了兩天，星期五，國祥的精神似乎又好轉了。他進出醫院多次，這種情況已習以為常，我以為大概第二天，他就可以出院了。我在醫院裡陪了他一個下午，聊了些閒話，到晚上八點鐘，他對我說道：“你先回去吃飯吧。”我把一份《世界日報》留給他看，說道：“明天早上我來接你。”那是我們最後一次交談。星期六一早，醫院打電話來通知，王國祥昏迷不醒，送進了加護病房。我趕到醫院，看見國祥身上已插

滿了管子。他的主治醫生告訴我，不打算用電擊刺激國祥的心臟了，我點頭同意，使用電擊，病人太受罪。國祥昏迷了兩天，八月十七星期一，我有預感恐怕他熬不過那一天。中午我到醫院餐廳匆匆用了便餐，趕緊回到加護病房守著。顯示器上，國祥的心臟愈跳愈弱，五點鐘，值班醫生進來準備，我一直看著顯示器上國祥心臟的波動，五點二十分，他的心臟終於停止。我執著國祥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後一程。霧那間，天人兩分，死生契闊，在人間，我向王國祥告了永別。一九五四年，四十四年前的一個夏天，我與王國祥同時匆匆趕到建中去上暑假補習班，預備考大學。我們同級不同班，互相並不認識，那天恰巧兩人都遲到，一同搶著上樓梯，跌跌撞撞，碰在一起，就那樣，我們開始結識，來往相交三十八年。王國祥天性善良，待人厚道，孝順父母，忠於朋友。他完全不懂虛偽，直言直語，我曾笑他說謊話舌頭也會打結。但他講究學問，卻據理力爭，有時不免得罪人，事業上受到阻礙。王國祥有科學天才，物理方面應該有所成就，可惜他大二生那場大病，腦力受了影響。他在休斯研究人造衛星，很有心得，本來可以更上一層樓，可是天不假年，五十五歲，走得太早。我與王國祥相知數十載，彼此守望相助，患難與共，人生道上的風風雨雨，由於兩人同心協力，總能抵禦過去，可是最後與病魔死神一搏，我們全力以赴，卻一敗塗地。

我替王國祥料理完後事回轉聖芭芭拉，夏天已過。那年聖芭芭拉大旱，市府限制用水，不准澆灌花草。幾個月沒有回家，屋前草坪早已枯死，一片焦黃。由於經常跑洛杉磯，園中缺乏照料，全

體花木黯然失色，一棵棵茶花病恹恹，只剩得奄奄一息。我的家，成了廢園一座。我把國祥的骨灰護送返台，安置在善導寺後，回到美國便著手重建家園。草木跟人一樣，受了傷須得長期調養。我花了一兩年工夫，費盡心血，才把那些茶花一一救活。退休後時間多了，我又開始到處收集名茶，愈種愈多，而今園中，茶花成林。我把王國祥家那兩缸桂花也搬了回來，因為長大成形，皮蛋缸已不堪負荷，我便把那兩株桂花移到園中一角，讓它們入土為安。冬去春來，我園中六七十棵茶花競相開發，嬌紅嫩白，熱鬧非凡。我與王國祥從前種的那些老茶，二十多年後，已經高攀屋檐，每株盛開起來，都有上百朵。春日負暄，我坐在園中靠椅上，品茗閱報，有百花相伴，暫且貪享人間瞬息繁華。美中不足的是，抬眼望，總看見園中西隅，剩下的那兩棵義大利柏樹中間，露出一塊楞楞的空白來，缺口當中，映著湛湛青空，悠悠白雲，那是一道女媧煉石也無法彌補的天裂。